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7 1940

39

78194/4634.85

吉安府志卷七十一

藝文志 下編

序

國朝

西昌祀典序

田惟冀

稽肆類之文詳於虞書而六宗山川羣神各以時祭此祀典所由起也西昌宜祀之神向有專祠而雜亂相尋燹燬失依幸而存者漏月侵霜時深怨恫則祀事之簡畧可知也記曰德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又曰天地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西昌之功德及民者加地進律昭昭史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序

冊而獨於宋之六忠元之十義湮沒不傳非所以妥先靈也余建祠設祭因見祀簿所載如名宦鄉賢稱名失據義意沿訛合參釐定付梓備考外比如劉公祠趙公祠四賢祠忠節祠四節婦祠祠既無存祀亦未舉缺而不載其餘非是族也不在祀典

廬陵沿革表序

李紱

自有熊畫地九野舜肇十有二州禹復敷土為九分併沿革由來尚矣匪以求異時勢實使然也廬陵立縣肇自有秦漢升為郡隋唐以來升降不一卒復其舊上下紛如非表而出之山川人物綴屬何所憑主哉顧前有作者因譌襲舛徵閱弗詳又乖其體製如治絲而棼之其弊滋甚顏師古云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競為新異妄有穿鑿後之學者曾不考其謬論莫能尋其根本余讀舊志一邑之中蓋亦不勝三嘆焉因備參歷史地理郡國諸志正以所聞為沿革表

廬陵官師表序

職官代異棼不可稽其職是矣而名則否逆而滂之所司安在茫如也周官周禮列在經籍後世既已變通其說而其書彌顯蓋三代以前官師之制僅存此書也孟堅作百官表蔚宗作百官志後世遞相祖述而職官始詳於史廬陵邑耳其後升降既殊官亦屢異秦制大邑有令其次有長丞尉則從同令長無所不統丞佐治尉典兵漢頗因之

既升為郡則有太守秩二千石仍立丞尉郡丞秩二百石尉秩比二百石晉制郡守加將軍丞如故去尉設從事至宋併去丞設長史內史齊梁陳因之隋以後廬陵復為縣有令有丞有簿有縣正唐地理志列縣為赤次赤畿次畿望繁上中下九等設官多寡視縣高下分京畿上上中中下下六等廬陵於唐為緊縣設官屬中制令丞簿尉博士助教各一人官師備矣宋從同元增達魯花赤掌印務易令為尹掌判署事有明復古令稱知縣事率以進士居之科道之選於是焉出 國朝悉纘舊服與治同道三千年以來損益因革至今而備矣宋時令丞或題名廳壁記之蓋因其名以論其世攷其時民生之苦樂風俗之淳漓則

官與師賢否無所於遁庶幾有所慕而為有所畏而不為其亦表之義乎舊書志而不表殊苦散漫今悉更定之為官師表

廬陵天文志序

天包乎地二氣相通吉凶機祥響應桴鼓象顯而理著周禮保章觀變於天志五物以詔揀政故天文五行歷史書志恆首重焉志地而不詳天失其端矣或疑一邑之地上下感召無幾強而合之或失則誣非也雷煥見斗牛間紫氣知有寶劍在豐城掘而得之一劍之氣衝灼猶爾况百里之封人民社稷取精多用物宏勢相千百哉顧天道幽遠推步維艱非援据精確則附會荒忽雖日以誣非過矣

廬陵舊志謂十二次分屬星紀二十八舍兼入南斗牽牛
婺女引左氏春秋昭三十二年吳伐越杜註為証按是年
歲在星紀史墨曰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星紀為
越分不為吳分矣杜註從賈逵之說以為吳越皆星紀之
分特吳先用兵故受殃孔疏因之子竊以為不然鄭康成
云斗牛皆屬星紀斗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
吳伐之凶此說是也晉志辨揚州九郡躔次豫章入斗十
度而九江入斗一度廬江入斗六度丹陽入斗十六度會
稽入牛一度臨淮入牛四度廣陵入牛八度泗水入女一
度六安入女六度以為陳卓范蠡鬼谷張良諸葛亮譙周
京房張衡皆云然未有謂豫章併入牛女者若如孔疏謂

吳越同分不言於次之內更復分星則星紀所主凡六七
千里都無界分何從推測其亦疏而不精矣且使果如賈
孔之說則史墨當云吳越同得歲而吳用兵必受其凶不
當獨云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也今考星紀度數帝
王世紀起斗十一度至女七度蔡邕起斗六度至女二度
皆得二十九度費直起斗十度至女五度唐書起斗九度
至女四度晉志起斗十二度至女七度元郭守敬起斗三
度至女二度得三十二度今法起斗四度至女二度得三
十度獨皇甫謐起斗一度至女七度得三十九度則數溢
不可憑以十二次分三百六十五度大約三十度有奇而
當一次不宜星紀所占獨廣至於斯極也以地準天約二

百里有奇而當一度廬陵雖屬豫章去郡四百里有奇豫章入斗十度則廬陵又差二度近二度則斗八度也遠二度則斗十二度也從今法與蔡邕郭守敬之說則廬陵入星紀無疑若廬陵入斗八度又審以漢晉志及費直之法則幾入析木之津矣今分十二次則直以為析木星紀之交分二十八舍則雖不敢定為何度其入斗而不及牛女則斷然而無疑也宋史云日食在斗吳分有兵又曰日食在女越分饑吳越對舉皆自分時言之舊志既引劉向之言謂吳地斗之分野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矣又曰廬陵故吳越遂併牛女入之意謂越併吳廬陵為越有也然則楚併越廬陵又為楚有矣亦將併楚分星而入之乎辨之以俟明於天之道者

廬陵封贈志序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極則也以孝養豈必盡以祿養乎顧子輿氏有言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自天子至於庶人顯親之情何以異哉先王推上祀之恩使士大夫祭法得用生者之祿後世廣追王之意使士大夫祖父得從子孫之封凡以慰仁人孝子之心而又以鼓厲天下為人祖父者勉力以教誨其子若孫家無不率之子即國無不良之士古昔盛王以孝治天下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歸之乎此也而其義莫著於廬陵昔歐陽文忠之表瀧岡之阡也歷叙天子推

恩褒其三世詞繁而不殺且曰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蓋廬陵先達之論如此吾攷舊書所載自宋以來推恩自出代不一人中間如崇公觀者誠尠而要本於孝治之意不得畧也為叙列如左以為為人祖父為人子孫者勸焉

廬陵任子志序

古者士世祿不世官非必盡屏貴胄不用也要歸於賢而已果賢也用之不必獨寒畯果未必賢也廢之不必獨華腴漢張安世唐李德裕皆以任子顯德裕之對武宗曰臣未嘗登第不當以進士為非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黽勉隨計登第自是家不蓄文選蓋薄其不根又曰公

卿子弟臺閣大事不習而能斯言然哉亦猶一偏耳宋自祥符中天子以世隆平嘉與臣下同其大慶許大臣任子歲一人遂沿不改至有任學士以上官經二十年而一家兄弟子孫京官多至二十人者汎濫至此極而當時名臣由此者無聞范仲淹始請自今兩府遇國大慶許任一子餘不得陳乞其非時錫為特恩不為比以示揀也廬陵止一邑又自南唐以前缺不可攷顧吾觀陳喬歐陽棐暨胡氏兄弟析薪負荷無廢前人其亦未可少歟輒復依據舊書列其名次使貴胄者覽觀得有所興起云

甘雨亭詩序

梁 機

月令淮南紀四時皆曰其政其令若有司之者黃帝書雨

出地氣雲出天氣謂二氣和乃成雨露蓋陰陽之布於五運其和流則日以暄之雨以潤之萬物以生以成政也令也行所無事天也恆暘若恆雨若其和盭則靈而為水驕而為旱政也令也不免於忒天而人也君子體和以安身流和以養人秉政施令固與同其憂即不幸而事權中解要不忍以我所能為與所得為者懈其精誠以絕天人之通歷觀古昔地官有舞擘之事郊邑有樹壇之禱雲漢則靡神不舉荒政則索鬼遍祭其設為法制見諸詠歌紀載者大約憂旱為多則旱之為災又特甚矣往余在詞館與五臺前輩鄭樂山先生訂同門好甚相得會

主上屬意詞臣試以民事而余濫恩賜膺親選出牧於先生之鄉先生饑之告以風土雋朗真素神粹以和也既而先生一麾出守吾吉煦其和氣流於風教未周朞四境整齊政通而人和矣戊申之夏天不雨幾四旬余適解政歸田入鄉邦見川涸土豐禾病民瘵倪旄惶惶戚然為之嘆息問訊先生則已罷任數月方閒居聽議而先生畧不以得喪屑慮乃心惟民瘼也則起而徒跣行禱備極况瘁應時雨降此其心甚仁其迹似乎越俎而行之不疑者蓋伯宗致政無妨持議入朝祁奚已老不嫌為叔向請免賢臣之憂國子民固非常數可執要亦於議無違且其禱也壇處齋宿出入惟民擁以行吏駟無從者未為侵官也故民德之最深羣譁曰此鄭公雨也乃共構亭於城東所禱泉

側名曰甘雨以志恩焉是秋八月事白復任時則大獲而
年和矣於是學使李仰亭先生碑記其事同官僚屬暨郡
與九城之士夫爭詠以詩歌亡慮數十百首宮鳴商應而
聲又和矣夫神之所聽者和平也精誠所召而和斯會神
未有不聽者猶憶余在事時地苦汾峪兩河不由故道常
泛溢為田畝害余憂之乃齋宿河上具牲牢為文以禱連
歲遂獲安流土人鐫余文於石焉嗟乎事固有我所能為
而不得為或得為之弗克終焉以去而黜不怨阨不憫聖
之和者百世可師即先生之重晉專城初亦都不計及以
櫻祺和可知也昔唐皇甫大夫冉裴侍郎尹禱雨隨應一
時名人嚴維劉禹錫為詩美之而傳齊謝眺禱敬亭山喜
雨自為詩曲高無和亦傳傳不傳君子無容心而傳之者
自不能已和故百物皆化詎不信哉今甘雨之詩彙之成
帙流傳自遠且久郡士夫謬謂余能言推為序余幸先生
之復起擴其事業將胥一世以飲其和而吾道其尋倡也
喜不敢辭竊附柳子序於羣公之上焉

西昌四祀志序

祀法垂為國典其在人也施法定國勤事與夫能捍災禦
患則祀之而忠臣節婦孝子義士皆此族也故歷世亦祀
於其鄉以其人之可貴而難能也以其事之足以風世摩
俗也則夫志其人以比次其事端有賴於言矣傳曰言之
不文行而不遠太史公曰辭不雅馴縉紳先生難言之古

之良史以紀事也率出一手其或分任必博識乃預其選志亦紀事之書所尚畧同今夫忠孝節義此四人者天實生之以示處變而為人道之防也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久而不渝窮且靡悔其遭逢多所不樂其經涉必歷多時委曲纖悉米鹽凌雜而能以文言道之簡而有體淡而逾綸使讀者如見其人親其事三復流連欲歌欲哭則愛之愛則傳之夫是之謂發潛表隱故曰以言者尚其辭也余邑以忠義名邦節孝勵志歷古以來可祀者較盛他邑然未有專祠今 國家加意褒崇 勅祠分祀鄉人士耆長素以氣節相尚際茲曠典激揚恐後初以故有司所營偏仄乃擇地而制式廓其模投牒大吏報可而既落成矣又以

為可祀者皆可述而志也而由唐至今兩志所登僅四百餘人不免滲漏遺佚或且僅載名而不紀事夫世久言淹名有自來僅載名可也若幽芳驟著畧行奚以徵信於是遠蒐前世之遺文軼行近羅數十年間未傳之懿蹟考事徵言傳序銘紀兼收備錄彙而成志名以四祀於義允矣嗟乎行成而名未彰德全而力不逮褒典不及加邑乘不及載往往而是此固有遭逢焉亦即天地之憾也而能使其不至於磨滅斯志之立誠能起而大有功矣顧要在文章之足以傳世而行遠乎文章之難惟序事為最志皆序事之文也通一經之士常影響於程度又下則無章矣此即序皇甫贊興公奚有於三都天臺哉志之所輯既非一

手前後佳篇雖不乏而蕪雜過半在闡揚者方懼沉匿難計工拙然亦未始不深病之常造余門請余點竄成一家言而序以行世余退耕久矣始常不出戶庭而是舉未行既乃被徵書復出主講連歲而志又卷帙浩繁非旦夕可以卒業因循久之不暇以為今則開雕且畢矣復以弁言請皆悵然有未經筆削之意余以為生斯土者見義勇而用心勤彰善於常例之外其於四祀可以無負所有遺憾特在文辭余欲載筆而卒不及豈亦有若或憾之者使其遲之又久耶雖然簡篇之事蹟具在也異日者加之詳慎歸於雅淨重鐫問世為風之慕為俗之型人貴家購美芳徽於採風登姓名於國史於邑祀不重有光哉而養成氣力以俟後舉是又予與諸君子所宜極不忘者爾

送黃比部還廬陵序

廬陵黃比部明谷以今壬寅春補授比部江南司主事至其秋遽乞假去於時大司寇韓城張公以下咸惜其才慰留者久之遂稱疾不視事求去益力牒屢上不得已允焉比部故早歲各科才偉甚為人強力峭直敢有為初知河南息縣多所興除士民懷之及上事刑曹數月平反爭執不少徇都人望丰采焉於是鄉之朝士亦皆惜其去慰留如韓城公以下而比部且脂車出都門矣嗟乎比部豈苟去乎哉刑民之大命理刑民命之司也古者刑用三典法無二門故五聽三宥可得而施而民以不寃由漢以下四

方大小之獄總歸秋部郡國所上文書盈積几榻典者不能徧覩又法令迭更科條寢多姦猾巧相比排掾史偷為一切雖處以明察寬恕苟志有所格亦常不能久於其職刑之曹屬各有專司然察囚豻任讞決亦復互委至獄之疑輕疑重見或殊別故事許不署名今雖執持不肯附及奏當之成必列同議往往得不測之罪蓋刑曹之難欲使扉屨赭衣者之皆得其平而仁人之心思與功罪已不相為計矣比部勤勤在事既而曰君子量能入官不忍於其民亦不忍於其身吾數月來勞而心弗敢暇慮而志弗能勝吾其息暇乎以讓能者無苟祿也嗟乎比部豈苟去乎哉昔東海于定國陽翟郭躬皆世為典獄而不辭而關西楊賜拜廷尉輒畏吝而不肯為三子者趨不同要其用心皆無所苟而已故能施聲當世慶及後嗣然賜固自以代非法家也比部為有用之儒律令皆所明習以于郭之才而踐關西之迹將偃仰螺山鷺水間羣麋以舒嘯傲致固高已而向之惜其才與惜其去者方徘徊顧望咨嗟朝宁勢必為蒼生起斯人其能令其苟以自晦哉比部行矣載驟駸駸言旋言邁或且柅南浦之楫而迴其轅也

泰和周貞毅公成仁全集序

盧崧

言者心之聲也文辭之於言尤其精焉者也然吾謂立言亦存乎其人而已其人可師即其言亦可法惟前明衡府紀善泰和周貞毅公是修足以當之公當建文遜國時感

激知遇之隆慷慨就義比於疾風勁草之相持河嶽日星之並垂所以扶頽倫砥懦俗而為百世師者予每讀明史未嘗不反復流連慨然想見其為人也獨惜不得公遺文而肄習之歲癸巳來守吉州修郡乘博蒐昔賢著作公之裔孫周秉新等搜輯乃祖遺文及家藏前代宸翰各札編次為成仁堂集并舊刻芻蕘懿範二書請序蓋生平所著甚夥遭變盡亡之此其吉光片羽耳集中所載皆忠孝節義之大者公以躬行實踐之學為訓世覺民之言人第知秋霜烈日凜乎其可畏古松怪石蟠鬱勃宰其光彩不可磨滅而不知公之立言當搦管時一生之事功節概情見乎辭其心聲固有不能自己者在也詩有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公之以是名其集豈非欲以身心所得發人問端而當日輔藩封勗僚友期有合於千秋之懿範者非皆此精誠所結也哉至其遺文僅存皆為世寶其人為取義成仁之人其言為懷仁抱義之言故曰其人可師即其言亦可法云伊聞闡潛德發幽光以厚人心而維風俗守土者之責也寶遺書尋陞緒以附私淑而紹薪傳又後學者之事也乃為序其人與言之可師法者歸之若公之精忠大節照耀史冊輝煌郡乘前人之表章已詳吉人士類能道焉可不贅云

疏

明

重修忠節祠疏

周忱

廬陵郡城南舊有忠節祠以祀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周文忠公楊文節公文信國公諸位先達歲久傾圮莽為邱墟茲當文明盛世觀風至此欲興復以為士庶瞻仰之所且以為天下後世之為臣子者勸然而工費浩繁必資衆助乃克成功郡中賢士俱請題名伏以忠節名儒實千古人臣之典則春秋祀廟乃四方君子之瞻依表章有繫於綱常興廢必關於政教惟廬陵之大郡比鄒魯之名邦倡天下以古文素推六一為江南而死節咸仰忠襄至若澹菴之抗疏朝廷平園之盡心輔相誠齋垂老愛君一飯之不忘信國捐軀繫獄七年而必死固雖一郡之

鉅公總是斯文之元氣昔陳蘋藻曾瞻大厦之宏規今作邱墟無乃明時之闕典屬茲按治相與贊襄托郡邑以經營賴賢豪而齎助屹棟梁於此日滿期重信義而輕貨財復香火於千秋足以振儒風而勵忠孝便掃一筆莫惜千金

國朝

募修三江橋疏

李振裕

余宅憂卧章水上有浮屠氏造而請焉其言曰廬陵舊有三江橋向修於公冢大冢宰今圯矣將謀所以復之乞公疏以告四方時有負土之役弗遑也乃致書郡太守郭公邑令于公曰橋梁道路亦王政之一端也公其加意於此

乎孟冬之十五日溯流及郡則兩公業為疏題經始矣余抵里門見有儒衣冠者曰黃嗣貞及某某余乃揖而進備賓主禮三子皆曰願公一言為三江橋倡余謝不敏曰余學聖人之道者也烏能以福田利益之事倡導鄉里哉三子應聲曰否否此未可以概論也某之所以力請於公者蓋將為德於民兼施濟之利勒之貞珉播之遐邇承先賢之遺澤垂利賴於無窮此固公之志而某等專以此望於公也余謝曰如子言誠知道者但余隨先司馬宦遊閱歷南北幾徧獨旋里不數數實未覩所謂三江橋者請晰言之可乎曰唯唯問其所以得名曰橋在郡治之北二十里其流出於坤溪與鄔原及所謂山前者合三江而統匯於

茲則先廷尉琴岡公之故里也問其經始之人大小之制曰橋之來也久矣明隆萬時嗣貞之先曰永濟躬募而修之增四墩為五三洞為四叙而傳之者則陳蒙山先生也功甚勞而制未備傳二世為嗣貞之考賴甫氏孺渾以橋故謁冢宰晦菴先生先生慨然以修復為己任規畫審視較昔綦詳為撤木而礮石焉首捐金若干自郡邑大夫下及鄉之耆老士氓斂三千金以助經始於己巳迄甲戌凡六年橋乃成蓋明崇禎間事也歐陽醒菴先生為之記至今頌大冢宰之德於不衰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三江合流其勢迅激不可遏而荆楚粵閩四達之衝也當春霖暴漲時輶車驛騎往來踐更士卒將天子之命動關民疾軍

機者至望洋不得渡其廬吉二邑之有事於城者徑道紆迴既遠且勞冒涉危險又常有風濤覆沒之憂此君子所以動念也曰嗟乎此橋誠不可已夫以數十丈之橋拯百千萬人於不測之地其旁及於荆楚粵閩凡往來吾郡無遠近之人莫不蒙其利焉况昔之撤木而易石也歷歲多而為功難今因其石而補綴之則力省而效易吾知助財與力與工與米粟者之踵相繼也當事諸君子登高而呼九邑之人與夫荆楚粵閩舉凡東西南北往來絡繹無遠近之人莫不踴躍贊嘆以助其成不既休與雖然天下事不患於不成而要期於可久昔之人規畫於此可謂審矣今未三十年復有崩頽之患蓋由溺於因循弭止委斯民

之大利任其疾苦號呼側足於尋常尺寸之中率拱手熟視不能畫一策出一議救其弊於傾危未甚之際及隳然大壞乃全舉而委之後起之人嗚呼必有任其咎者矣今者黃生嗣貞承其三世遺澤思為利於無窮其志可以為後世法一宜書僧智燄大發願力思以津梁世人結茅趺坐虎豹見之不敢逼二宜書吉之人士與凡道所往來者皆追思晦菴冢宰之遺德屬余繼其事三宜書雖無三子者之請亦願載筆以從事矣他日橋成當書此為之記

螺溪修橋題疏

李元鼎

螺溪之水出諸山間其勢東而怒流其橋為南北之疲津車馬行者至夜不息無橋則春漲夏澇遂成危途經過嘆

息羅匡湖給諫手疏勸邑人士伐石梁之久之復圯至是
重修事半功倍過此則費愈難而事又不容中止余所以
與申叔昆仲亟圖之也余觀世間人事天時各參其半則
諸務就理若委之天時不修人事積習悠忽將不復振又
思初盛中晚制作堅脆往往迥異雖極微細事足徵人心
風氣焉名山勝蹟架壑飛虹前代欵識尚有存者用物亦
宏於後人豈豐初儉末天時然與抑人心廣大識量自別
也故徒杠輿梁歲終亟治乘輿之濟子輿氏猶病之又况
束手旁觀不肯一濟溱洧者乎古人出而利賴於國入而
庇覆於鄉要其志趣不在乎一身一家也余因梁螺溪畧
書所見用相勸勉今日人事可補天時而世道方盛之象
者多類此餘固可不論也

啟

宋

賀歐陽少師致仕啟

蘇軾

伏審抗章得謝釋位言還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
太息共高難繼之風此在庇庥共增慶慰伏以懷安天下
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難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勝
欲私於為身君臣之恩係縻之於前妻子之計推荷之於
後至於山林之士猶有降志於垂老而况廟堂之舊欲使
辭祿於當年有其言而無其心有其心而無其決愚智共
蔽古今一塗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獨許於顏子存亡進退

周易不及於賢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愛道足以忘物之得喪志足以一氣之盛衰則孰能見幾禍福之先脫屣塵垢之外常恐茲世不見其人伏惟致政觀文少師全德難名巨材不器事業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師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艱難而節乃見縱使耄期篤老猶當就見質疑而乃力辭於未及之年退託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貴無軒冕而榮至仁不導引而壽較其所得孰與昔多軾受知最深聞道有自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闌台候何似伏冀為時自重少憫輿情

與吉州守王弱翁啟

楊萬里

一麾出守五馬來朝威惠先庚不待賢使君之三令吏民旁午載欣郡博士之重臨無勞施為請若寧一恭惟判府青丞剛大以直之氣魁壘絕俗之材當其在布衣之中名滿三學及其立朝端之右望傾一時亟哉農政之繁偉矣風稜之峻君子所恃以為砥柱小人所憚以為肅霜惟其持方而入圓是以難進而易退孰知上意似厚江西擇兩禁論思之英於宣師闔置一道採訪之使特起儒先復委勝流作鎮吾郡雲飛川泳將見諸賢意氣之協同雨卧風餐側聽百姓咏歌之和樂又恐有先一州之怨當不免選諸表之求某請外天從歸田日逼就荒三徑喜淵明松菊之猶存願受一屨效許子衣冠之自織擘牋不腆遣騎以

聞

與新吉守劉伯協

恭審涓選岳牧保釐藩維偉然斗南一狄之英大名垂於
宇宙倬彼江右三劉之裔茂闕冠乎雲霄不待見而識耿
介拔俗之標望其來而起中和樂職之頌恭惟判府大中
經天潛地之學挈國濟民之謨沂子政子駿之淵源海同
川會續公是公非之光豔電折霜開播柳山之最聲為湘
江之表選繫我枌榆之社為今鄒魯之邦鵠袍萬人來游
泮水台星三點下燭平泉疇咨可續之賢宅乃承流之帥
良二千石後稱西京循吏之遺風連一萬艘前借東坡送
行之佳句小漱白鷺青原之芳潤竚登紫荷玉筍之班聯
某久挂雙纓將撰二屨扶杖聽詔即望見於慈珩當戶抱
兒敢忘歸於薤本

上吉守范計院啟

姚鏞

勢難養寇甘罹專殺之辜事有從權乞被至公之貸本非
得已夫復何尤伏念某謾學字人粗期行志見惡如去草
必使其絕根焉治民如牧羊豈容有敗羣者矧此萬安之
邑控於諸峒之衝厥有渠魁久為巨蠹人不堪命莫保室
廬之安天誘其衷俾離巢穴之險蛇如不斷蔓恐難圖遂
行國人皆曰殺之言不暇士師則可以之問彼何人者欲
有利耶詭捷報於郵筒飛謗書於牆壁大府從而深詰微
蹤因以自明向令天地之可誣寧免春秋之責備茲蓋伏

遇心知任理治豈求名以善變而酌事物之情以能明而寬吏民之過念其務除民害固難用法如平時知某非貪天功斷不殲人以無罪誨之山判賜以海涵某敢不恪守官常益明仁術大事則從其長焉有貳心為下而亂則刑更當三訊

辨

國朝

吉安會館始末辨

曾之傳

按抄手衡衡吉安館讀安城鄒泗山先生記則始於明萬曆丙子大司空曾公柱史賀公捐俸為之倡云吾吉安官京都者至百餘人少則數十其時中外薦紳若孝廉若貢若

例若掾咸樂助有差乃購地城南創建之因念文山先生死於燕懷忠館設柴市於地偏歲元旦次日一謁於情疎因改祠茲館歲以八月望日廢修祀事奉合郡死者配焉記內曾賀二先生匿其名以倡之者曾賀勸之者闔郡蓋不欲二人尸其勞貽來世以口實此古人作記微意也又閱吉水李少司馬二忠祠紀事云此館為彭芹生先生手建鼎革以後燬於火為居民移城者雜處給貲安插以館屬周房仲經理費三十餘金葺而居之未幾房仲先生觀察浙東少司馬追永新謝昌黻所負義塚二十四金益以薄俸合費百四十金而門楹堂室始備二說並存衆各持其一愚謂泗山先生乃吾吉安名儒時在少司馬先記必實

錄集非新刻購地城南之說必今祠無異疑解之者曰泗山先生所云城南者在珠市口非今祠予曰天街左廊名珠子市舊館西向疑即珠市口使市口另有館少司馬始事明繼事本朝知之必悉力能將彭一人獨建之燬館資居民遷而徙之又何難將珠市口闔郡捐修之公館照故業理而復之今紀事無一言及夫豈不知萬厯有館泗山先生有碑而欲沒前人之蹟與至問其基址何在占奪何人又茫無所指則此言亦為無稽矣嗟乎鼎革之時吾郡諸先達死亡殆盡惟少司馬一人獨存後起者亦惟少司馬一言是準俱未詳事勢之本末徒事聚訟在少司馬則以為彭先生手建在廬陵則以為彭先生門生所贈夫彭先生官太常冷署耳或建或贈居必不廣今查本館地勢并前後店房租地平厰廣衍甲他館諒非一人一時所能備安知非萬厯初建規模尚小而彭太常復益之已室乎若左袒李而右袒鄒非為無稽之言所惑必設心均有所為但吾輩作人宜公平廣大曾司空之倡修公也即為彭芹生之捐修亦公也古人有言曰安得廣厦千萬間盡庇天下寒上况同郡乎為曾劄為彭建俱不必執當念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今為之前者往矣惟願後之繼起者踵成增築毋奸其利毋徇以私二忠先生必默鑒而佑啟之矣

宋

與吉州守江提舉萬頃書

文天祥

某伏蒙公劄下問勸分仰見豈弟父母救民水火之盛心某實共邦人額手大賜某所居里凡千餘家常言家中散米一日不收錢諸大家以次接續賑糶可及三十日隔一日糶可當兩月此方儘可無饑他時不待勸率自是舉行明年係緊要年分或須使榜一申嚴之至期却當取稟但四境委有可憂蓋吾州從來以早稻克民食以晚稻克官租今年晚稻半虧顆粒並是入官之數早稻不過二三分則是民食十減七八此其所以皇皇也近地多有趨龍泉永新運糶者覺彼二處米亦有限縣大夫各私其土不肯

透泄亦其不得已者此須使司示以意嚮使之斟酌放行庶彼此可以均濟最急莫如通贛州之米近同年李守惠書自謂年穀中熟米價日低某嘗答書云廬陵一歉異於常年田里憔悴不堪舉目惟章貢素無糶事而得歲又偏鄉人顛頓者往往相率而趨治國民食關係苟可通融兼愛秦晉公之惠也蓋贛浮橋泄米之令素嚴曰吉號產米而贛多山少田故為贛計不容旁及鄰邦今歲事既相反又當通變此須古崖一書與李守通情俟得其要領然後大榜境內許人赴贛收糶此亦權宜之一策也區區管見姑復仁明後有利便又須陸續申控

與吉州繆知府元德書

某屏居一廛耳目塗塞忽蒙公牘錄示省札竊念朝廷為李祕丞諸公有請特發諸項椿積賑我廬陵而賢太守敬恭其事日夜講行之仰惟施仁發政朝廷甚盛惠也救災恤患鄉曲諸公甚盛舉也承流宣化切切然惟恐一夫不被其澤君侯甚盛心也某嘉與鄉邦父老人士同一贊嘆伏承不鄙特有下問以某之庸愚不足及此細玩諸公所陳如隨縣濶狹分撥米數如發糶之直只依元糶價錢皆指揮之所已許而使府已遵而行之甚善至於戶口之多寡編排之虛實此則各都各保之事所在都保委有奸欺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若以太守屑屑為此計較恐末流必至多事此惟當嚴責之八縣宰宰最親民若其以實惠及人為意必能周思熟慮以求稱塞明指傳所謂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是也一縣各有一縣風俗一鄉各有一鄉事體諸宰申請惟各從其便不患寡而患不均彼必自能斟酌通融而為之說惟吾行所無事自然所濟不細但縣之於郡往往勢分隔絕若專靠公文行移必有輾轉遲滯之患若使府明諭諸宰此事另作一項措置不比公事常程每縣各給以數紫袋置循環歷其中使諸宰有所申明只於歷中絡繹稟請從書表司徑達君侯隨手應答如回朋友書信使為宰者得依時稟承其中便減吏奸八九分且閭里細微得常達於黃堂之前物來事至無不曲當是則布宣德意之一大捷法也某不當出位僭越承問不敢

不對或者千慮一得惟君侯矜其愚而勿罪之某繼此若有管見憑恃寬貫又得稟陳

上權郡陳通判高謝解書

是邦大夫賢者聿新道藝之賓興吾黨小子斐然得遇功名之主宰僧彌出法護之右越石居楚金之先人羨二難已叢百媿竊惟奎開我宋箕壽斯文堯叟以壯歲掣魁堯咨為之接武子由以弱冠登第子瞻至於聯芳孫何齊孫僅之名宋祁遜宋郊之榜韓家閥閱吳氏簪纓皆一時兄弟之傑然乃我朝科目之盛者甲於江右未若廬陵名耀帖金以一門而五董筆香氈墨不十歲而七劉或踵接於董科或肩摩於胄監輝煌簡冊雜還衣冠至今文水仁山

猶想流風遺俗雖巫步亦期似禹然賜賢何敢望回如某者技等飛鼯才長縮蚓故家喬木借秭歸舊峽之陰宦錄雲萍分白鷺餘波之潤勘皇祐榜帖久寒石室青氈閱癸丑狀頭曾入本心墨譜恐負前人之弓冶勉為今日之箕裘有嚴君焉唾棄萬年之詔味難為弟者誓齊兩到之英聲故唯諾怡愉之間皆切磋琢磨之地晨窻花露滴乾硯眼之鵲夜帳木油剔盡案頭之蠹以孝弟忠信為實地以功名富貴為飄風非六六餘子之儔有飄飄凌雲之氣自染指時文之鼎即梯身季考之階愈出愈奇頗類黃絹外孫之蠶白屢選屢中幾成翰林學士之葫蘆遂令伯氏吹損仲氏吹篳過辱庖人繼肉廩人繼粟方嗟鳴伏未遂雄

飛適槐粟之揉黃偕棣華而拈采擲番骰子同拏喝六之
 籌鸞起弓絃共上中紅之塚天開雙眼地放一頭渴睡漢
 平白解嘲揶揄鬼分明束手二旬賜第皆以沈內翰相期
 十八奏名僉謂劉學士可繼使小子自此升矣皆先生進
 而教之茲益恭遇某官秀孕天台英蜚帝學萬乘器可擊
 唐柱五色線要補舜裳器古壘於盆盎之中韻黃鐘於雜
 優之地一從分刺名雖沂郡之王祥兩屈護麾實則潁川
 之黃霸斯民廣廈吾道泰山螺川醉多旨之春風燕寢樂
 近民之暇日政安赤子解弄槌之亂繩兵撫清人戢攘釵
 之橫彘雖借我二天之有幸恐尹京五日以趣還茲以題
 輿委之勸駕至若豆箕之朽質亦該花帖之榮恩是宜拂
 楮雪以牋誠候屏星而布謝誓當鞭策不負揄揚諒大賢
 何所不容知孺子尚或可教晉公得二俊才士不無汗楮
 於前修古靈薦三十餘人尚冀牙緋於後進

明

與府縣言上中戶書

羅倫

倫嘗聞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主荆公行青苗門人故舊遺書邵子每欲投劾去邵子曰
 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
 是乎倫素性剛褊好論世事自卧病山中杜門却掃凡有
 干謁非獨公事至於文字若非其人皆拒之而弗答乃今
 而有言焉何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朱子曰凡民

有患難勢可言於官則為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吾邑之民困於苛斂其患甚矣予無力以救之惡得已於言耶古之徵者三君子用其一緩其二今日有秋糧之征有夏稅之征有上中戶之征用其五用其六矣欲民之不流離而去為盜也難矣為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諸征姑勿論以上中戶言之吾幼時猶未有也祖宗之時未有此法也各布政司未有此例也作備者何人乎始者一里或一二名今一里有十數名者一家有兩三名者一都有百十名者聞諸人云合縣二千六百名掾則曰一千四百八十名吁何其多也詢之旁縣無如是之多也徵之往時無如是之多也度諸事勢亦無如是之多也吾鄉八九都

素號重難永樂以來雜役悉免今不下二百名矣所征人戶逃絕者有之無糧者有之軍匠者有之秀才者有之鰥寡孤獨者有之欲憑元報以盡征之可乎若曰戶有虛絕田無逃亡此可施之於經界既正之時難施於賦歛無藝之日何也民田畝數升官田畝數斗下甲人戶原佃官田冥暑之衣食不給橫豪之剝削無已官府之征求無藝乃以官作民鬻於他主田居富屋糧坐下戶况里書作弊飛派詭寄一區虛糧有至數百石者一里有至數十石者一家有至數石者欲報糧以定征可乎吾見多矣凡有科差吏胥舞文里老受託以上而為下以下而為上田連阡陌者諸科不與室如懸磬者無差不至可痛也可悲也今所

征人戶賣屋者有矣賣田者有矣賣牛者有矣賣子女者有矣脫婦人之簪珥者有矣敲朴之下何求不足冤號之聲上徹於天人事既乖天道不順苦雨連月米珠薪桂官吏里胥旁午鄉曲鷄犬不寧為民父母行政何忍至於此也若求賤於糧里已賤虛糧已賤鹽糧又賤中戶賤如是其多也民有所不堪矣然則何為而可也吾聞紙價數萬四六縣出之一縣一千則四萬六千矣縣加五百則六萬矣吾縣以一千五百為率除已征若干尚欠若干未征若干其逃亡死絕軍戶生員貧難下戶悉應蠲免外其餘人戶多則朋合少則獨征足一千五百之數則已矣事難懸度其損益又在執事裁之也主於不傷吾仁民之心而已若據元申之數務求取盈以媚上司之意而失下民之望恐仁者之用心不如是獨執事未知其情耳使知之也其有不從乎或曰其如上司何予應之曰公卿大臣其天人耶抑生於人間也方其困於閭閻游於學校擊節伊周高談孔孟其志何如哉一旦得行其道其不能為吾民之福乎民者邦之本也財者民之命也傷其財則傷其命傷其命則傷其本矣朝廷建官分職所以固其本也諸公其肯傷邦家之本而不能為吾民之福乎鄭俠布衣也見民苦於新法為流民圖以進况名在從臣之列者吾當披肝瀝膽以與爾百姓請命諸公宜無不從者信筆遽書不覺

滿紙

與劉櫟亭論四府水次書

羅洪先

昔宋人議青苗之弊以為民間貸錢富人不相逼迫及其取貢多方相濟然行之官府不便者以吏胥夤緣作奸非銀不售非賄不納故也是議青苗者問之貧民必謂不便問之吏胥必謂便問者當何從耶敝邑瘠土民也奉行法令獨稱淳謹雖額外科條不煩多用箠楚至於兌運猶知嚴謹蓋糧里諸役大抵皆有數口之家且曉道理兌運米國初以來皆有水次倉廩以便斂發所在鄉村故址猶存不知何年總於縣倉然正德以前官刑明肅士論端平成規可踵其後弊端百出巨猾宿蠹紐結莫解如所謂磴戶者乃糧里之蛇虎也自磴戶之弊興而糧里始困敗家鬻子歲歲有之乙巳之夏復遭凶歉不肖不勝痛苦告於前令月川王君王君不以其言為迂慨然行之鄉米不盡入縣總倉各於附近水次任便屯積司計者豫為立法至期舩艫四發前後驩呼未聞有一人後期及不如數者西右王君畫一是守行之四年民頌其惠昨聞有以水次不便告執事者執事疑而問之市人市人皆以為然已而問之糧里承應者承應者亦以為然執事者不之甚信豈已洞見茲事始末固然耶何其神明也夫市不之便其故可知也糧里應承者不之便以應承之人亦即市人故也今之言水次與縣倉於執事者不過曰均一米也止遠近之異耳水次不一莫考有無莫定遲速故無若縣倉便此善罔

言五斤志 卷十一
上也彼固不言主水次者用米之利於農主縣倉者用銀
糴米之利市人也蓋米出於鄉米賤銀貴用米則破屋窮
簷春杵立辦肩擔背負朝夕可前大者倉箱小者甕盎不
事鑄鑰人自為守米既堅好兌自便利兩年以來軍無刁
難民免稱貸此水次之成效也縣倉去納戶既遠米不易
達催征轉換交納守支非獨力可能縱米入倉必經多年
需索侵虞十不餘五又况歇家與磴戶表裏為奸磴戶把
持歇家慫恿勢不得不至於以銀糴米方有著落至於用
銀糴米則已入磴戶掌握雖官府百計防範不能制也且
倉已久廢一旦修復費固不貲止累計年人心不服納米
者樂於用米米已成熟卒然改革又令變銀穀價甚低傷
農為甚故不肖私臆執事必不用世人言其磴戶作奸始
末昔告之月川王君者其草尚存謹錄以獻倘賜力斷將
來困窮獲庇皆執事之遺惠也

與臺省諸公論覈丁書

嘗悲吉水凋敝瘠弱甚於往日而賦役之重亦復甚於往
日莫解其故既而考之別縣以實徵為黃冊而吉水猶用
黃冊原額不復開除蓋皆總算之為害也吉水黃冊原額
成丁十四萬丁雖有虛耗不登於冊至宏治間始有九萬
丁之數別為實徵冊延至嘉靖己酉前令王之誥曾逐戶
研審止存七萬有零造實徵冊在官而九萬者仍在總會
未之改也夫吉水衝煩例當量派而賦役反增於各縣民

不堪命極矣去夏曾言之兩臺本道即蒙矜恤抽夫馬銀四百五十兩入里甲總數以寬其力行之未幾永豐又有九縣一則之請不復更分衝煩僻簡而一切以丁糧為限向者文移盡行停罷是阻羣公之德澤不令成一日之信矣夫田有肥瘠地有衝僻事有煩簡物之不齊者情也而上之取於民者大抵不出於租庸調之三法租即今之秋糧皆以肥瘠定矣里甲為調均徭水陸為庸制是二者乃獨不論衝僻煩簡何耶按周禮下地加萊五十畝而遠郊之征必二十有三此見聖人綜理之密郡公之制賦役所必祖述者也如一以丁糧為限而不復計其衝僻煩簡則南新公費胡為更出於各府而通省坐派胡為不及於南

新南新視吉水固有間矣吉水視僻簡各縣不又有間乎且租視庸調租為最重若欲通融一則當自秋糧始今秋糧內一府九縣則例三差吉水凋瘠偏坐重則取派糧節畧一書觀之燦然矣秋糧當重則而庸調復派虛丁小民但知嗷嗷不能仰訴於臺下此甚可憫也郡中五驛雖曰津朋實則九邑均派絕無饒免支應之苦歲無紀極其甚者朝貢之彛權貴之使一日之費至數十金未可盡書於簿正也僻簡者曾有一日之擾否乎既曰五驛有津朋矣將九縣均分計日支應亦何不可夫向隅之泣二人所憐戴盆之情君子必察聞臺下俯念民艱克勤小物病往日科派未精奸弊未雪欲更訂正總會文冊以垂永利何幸

何幸倘不以芻蕘委棄弔取王令丁冊準以七萬丁載入正數折糧通派而於里甲項下支應銀內照里甲定則舊額分別縣分各為輕重計銀多寡而於秋糧一項尤乞磨算均為一則不使巧胥高下其手則臺下遂一視之仁百姓拜更生之賜將來頌保釐之績者當不異陽明先生廓清之功矣

又論覈丁書

按吉水成丁男子二十四萬二千二百零七丁此蓋洪武初年之原額也嘉靖間吉水止有九萬七百一十至二十八年前行王君之誥奉本院刊刻實徵以革宿弊文移審除補湊止有七萬九百一十七丁刊冊在縣自後里甲徭

役鹽鈔等項莫不據此徵收二十九年使司類撰總會文冊吉水仍以九萬舊丁載入課程項下至於他縣新丁比之舊額減去不下四倍之三而本縣申訴未與改正三十二年使司編派皇木銀兩復以原額十四萬口起數而他縣皆從實徵新丁及查本府三十一年改造實徵總冊吉水又載一十四萬原額至於鹽鈔規則又載七萬新丁彼此舛錯竟無歸一夫縣一也實徵有新丁舊丁之不齊編派一也有用原額用實徵新丁之不齊府冊一也有書原額書實徵舊丁之不齊切思當道文移浩繁宜難稽覈其至此極者要之有司不及周知愚民不敢哀籲而珥筆者又欲肆譎幻以存營窟徼幾利耳自貽伊戚尚復何言茲

者伏遇執事下車之初勤問疾苦而永豐一縣適有蘇欲均科派此正困踣更生之一機也今夫里甲銀兩照里起數逐里徵收此國初以來舊制也自巡撫浦南胡公因懼里有虛耗勢難增加遂議改算丁糧以便科派此始於嘉靖十四年間非遠事矣夫論里甲則當勻里甲論丁糧則當覈丁糧今欲一切丁糧科派而使吉水冒原額為實徵又使新丁不載而獨算舊丁其不可謂均平明矣且吉水比諸他縣其可憐惜者有三一曰田則重二曰驛站衝三曰物產稽查得嘉靖四年督賦條規吉水與南新共為一則蓋田畝皆則重故也南新一畝起科一斗六升吉水亦至一斗二三四升少亦不下一斗有零至二十九年刊行

派糧節畧於田科則例項下獨遺吉水縣分不為開載致與七八升輕則同科今又常坐虛丁不為豁除此其一可憐惻者也吉水民性愚懦畏威守法往來公差下人聽信他縣刁猾唆使肆意需索無不滿意雖云水夫夫馬九縣均攤其供應館夫鋪陳庫子並無津貼多至傾家查十七年刊行里甲定則於歲派坐派項下明載吉水與安仁一十三縣同為一則俱係地當衝要合量減派夫既當水陸衝煩矣歲派坐派與永豐安福簡僻諸縣一則同徵並無量減今又常坐虛丁不為豁除此其二可憐惜者也萬安泰和廬陵三縣與吉水俱當衝煩而地產相較又各不同獨吉水貧瘠更無他仰兼之陂塘久敗水旱無備終歲勤

動猶不自聊典鬻償官無階控訴今又常坐虛丁不為豁除此其三可憐惻者也夫執事愛民惟恐傷之不啻父母之於子也子之疾痛雖遠於父母其欲言之情可憐之狀非必待其相聞嘗若存乎心目者其氣通也有虛丁之害而生復隱忍不為宣達不亦有辜執事咨詢之誠矣乎意激辭直近於唐突亦恃有父母之慈必不罪其躑躅跳號耳某不任拳拳

與朱鑑塘論清軍書

劉應秋

近從里中父老竊譚民間事最苦積蠹無若軍事為甚敢直披為臺下陳之蓋軍房猾書世傳箕裘一切軍戶皆口分之業也軍戶之載尺籍者十一而年遠丁絕戶空存者十常八九明文之清勾者累年不數人而概將虛絕之戶循甲作乙滅東作西開賄騙之局者不啻百九甚者錢神所通則飛寄以避實索賂莫遂則暗栽為換求是無軍而蒙有軍之累一軍而駕數軍之害上下於若輩數人之手而滋蔓為里遞數世之患千態萬狀莫可致詰其弊根大都起於載籍之無定本而積書之世相踵襲也誠令戶有實籍則虛實莫淆軍無該書則承沿無自夫無實籍則不得寄耳目於該書而求實籍於該書之門猶之失實也今所謂衛尺籍豈不具存里巷見聞豈不具著臺下倘有意乎第著為絜令將見在所衛實丁之戶註其里居刊為成冊其有漏而不報報而不實者許都畝里甲親赴長吏

首訴訴不當者以其罪罪之或涉疑似審証無據或公稱逃亡委無的派即本係實丁特賜除豁與過而存之寧過而去之至仁也與寄詢於吏書寧過信於里遞至公也他如遠代已絕及丁已盡而戶空存與一切戶存而久住清勾者臺下就中或俯為奏除或私與批豁或槩可免清亦槩不載冊內異日一遇清勾第按實丁之籍一覽可辨即有因緣為奸者不得混開挨求以滋騙擾此籍既定一切管軍書吏永可革除不必設僉此誠蒼生不世之利而臺下無量之澤也因敝邑父母業采父老款款之愚行之已其次第將稱永利不肖私衷竊謂此法不獨行利一邑推廣之即天下可也此法不獨可行於軍又推之即匠戶亦可也仰承德意勉竭芻蕘極知愚狂伏惟寬照而裁擇之幸甚

答復真書院書

鄒德泳

復真一壇吾鄉理學之宗也憶不肖兒時猶及承松巖易菴二先生之教當時雖不知領會然獲見道範嶽然雍然非復人間儀表真有目擊道存者而不俟夫闡發之及也則真之一字斷可識矣近世談學儘不乏人只將真之一字對証如何大抵時學之弊有三矯飾於事為打點於議論周旋於交接而稍上焉者其弊亦有三矜尚於氣概鑽研於名理束縛於信果此六者似於良知俱未覩其面目者也陽明夫子提出良知一派先輩諸大賢何等服膺守

之勿失若由此談學講論日煩伎倆滋長聚會徒勤支離
彌甚毀佛罵祖以為功課恐後來愈流愈遠愈玩愈失而
莫之底止矣昔孔子幸籛羊之存欲令後代因羊求禮庶
羊存而禮不廢今日之會何如哉要之人自有真貴在自
復孩提知愛吾何以不如孩提也稍長知敬吾何以不如
稍長也乍見不忍吾何以不如乍見時也呼蹴不受吾何
以不如呼蹴之景也違心之言如何便出諸口失心之行
如何便措諸躬隱微之際莫謂人莫予覲動念之初凜然
帝鑒在茲富貴利達吾有自得者存而不見其加貧賤困
窮吾亦有自得者存而不見其損浩浩乎與天地同其廣
大休休乎與乾坤同其悠久豈不為聖門親受衣鉢為中
興復真一大豪傑哉今人只是視聖人太高以為後之講
聖學者只是虛談信斯言也又何怪乎世之指摘道學廢
毀書院則陽明夫子當先坐以欺世罔人之罪而吾邑先
輩之孳孳拮拮啟迪後進者皆痴呆等也今正為世道不
古總由人心不正而我輩講明此學正欲繩孟氏正人心
一段苦心耳蓋人心一正則世道隆不正則世道汙人心
一正則風化厚不正則風化澆而根柢只在真之一字故
舍復真之外更無可講更無可為同志商確率衷請教不
備

國朝

為文折二鄉士民復李少司馬書

徐元發

文昌折桂二鄉逋欠一事前承雲翰不肖輩跪讀再三不覺汗淫淫由頂而浹踵也今謹陳原委懇垂明鑒蓋二鄉僻處山谷界連興寧二邑乃盜賊出沒之區自丙戌秋王寵首發難端相繼而起者則有若樂安之張天威黃濟飛永豐之徐署春廬陵之習鼎臣等蜂屯蟻聚百里內外咸遭荼毒田地拋荒十居八九人民死亡十居六七是敝地之受害者一戊子春十戶九空男婦負犁以人代牛畧耕數畝己丑秋頗幸秋成有望而宋朝宗蔣英等勾引虎寇九龍營數千百衆駐三十一都株陵等處窮日之間遍地焚燬人竄土焦是敝地之受害者二庚寅春田方布種粵寇復作如番天營嗣腰總四營頭賊衆數萬流連數月民無定居壬辰秋奉郡守楊使君示團練鄉勇乃奮不顧身冒死力戰聊以固圉癸巳年頗得安耕而金簡臣甯周等復出為難屯駐永豐滕田諸地八都鄉勇披霜冒雪自秋徂冬弗敢憚死竭力堵截是敝地之受害者三幸蘇將官遮護地方稍得安枕以為由此可以苟幸生全無何葉崇先周邊風等倚山負谷游為民害出沒屢年境地被害難以縷指是敝地之受害者四及十六年海氛告傲興寧小醜乘風復起又遭蹂躪幸府申詳發兵陶將官分營協同鄉勇進勦賊衆授首然渠魁雖殄宵小未盡頻年以來風鶴頻驚兼水旱相仍瘡痍未起憔悴日添逋欠之由職此故耳否則二鄉誰非踐土食毛之人敢自外王化甘為盛

朝戮民哉然更有說焉敝地自離亂以來疾疫相纏死亡接踵一苗之中絕甲不知凡幾甚至甲戶俱絕糧至數十石一望茫然莫知坏土者種種苦情筆舌難罄至張明府蒞任二鄉疾赴申訴及李使君臨縣又具詞訴兩蒙恩諭申詳上憲終未覩開除美政夫以凋殘遺黎不賜明察必欲全完積欠雖剔骨剮肉難應數載之征徭且二鄉逋欠又各有等類之不齊折桂自二十八都至三十四都逋欠雖均而受害則惟此七都為最文昌自三十五都至四十四都逋欠雖均而受害則惟此十都為最况折桂鄉之三十一二三四都為吉水之窮鄉寇卒至則先受其鋒羣集則盤踞其地其苦又有甚焉者今老夫子所諭各邑錢糧以十分會計文折之四分盡屬子虛烏有抑知二鄉舊欠逋年南漕多已遵完八九兌米亦完十之五六限餉雖未滿數其中豈無侵漁之弊元年銀米靡不賣鬻遵納或糧大拋荒多者完不及數俱載官冊朗然可稽二年銀米照額輸將弗敢有違一則奉王使君臨鄉催徵大施惻隱目擊凋殘乃請命部臺以救一方之水火今又蒙老夫子念切桑梓不忍置二鄉於膜外伏乞九鼎一言轉達部臺蠲荒寬舊則兩鄉殘遺凡有生之年皆夫子再造之日也

與王思繩明府為本邑兵米改撥京口書

李振裕

治弟跽伏草土中驚駟隙之易馳嗟餘生之如寄獨是維

桑念切孔邇情深不腆敝邑凡所以出危陷而予以安全
易彫疾而加以整飭惟仁人是賴茲聞審編在即政當整
剔之時老父母洞悉瘠土情形法必立於畫一而其間斟酌
損益期足乎原額而止知老父母有同心者至於虛荒
開報宜確飛灑積弊宜清則輸納均平頑良立辨里民泣
陳之情形具在老父母出以真知灼見痛切為民請命治
弟不揣輶言業屢向各上臺詳懇之矣來歲漕兌與韓糧
臺公祖酌有成議無非仰體老父母加意民生起見分運
京口以省長運一轉移間實為至便之計想老父母不以
弟言為河漢乎率布腹心統希照察

上趙韞退觀察書

王愈擴

擴幼遭多難落魄坎壈世運所及念非其所自取故不肯
乞憐於人懼其無故受厚恩不能報重使此心不安抑自
念人之乞憐於人大抵為窮餓計爾得之不得並有限量
況不得亦未必遽為溝中之瘠至於利害切生死則休戚
相關之人有時掉臂去之惟恐其相及若塗炭垢膩之不
可近雖大聲疾呼徒增詬詈何益乃於未嘗求乞之中勢
分懸隔又非有先世故舊無端受生死大恩施及舉家如
執事之於愈擴者固宜如何報也因憶往事今十八年矣
想執事視愈擴不過如牛羊之齧棘如蟲豸禽魚之及於
水火偶生悲憫遂垂拯援非謂其才氣果有可取將貯為
尊籠中物又非以愈擴能為左顧之龜啣玉環之黃雀雖

愈擴廿年以來朝夕念之執事胸中久已忘此事且不復知疇昔受恩之象有王愈擴其人者今雖圖報未能重舉往事為執事陳之歲戊戌愈擴年近二十嬰木索赭衣行市上將就死刀鋸竟不自知忽棘闈同舍生有面善者見而哀之輒喟然曰此子生髮未燥以孝義至此耶淚隨言下擴始悟身已陷大法不得活時方向暑獄中大疫癘囚死者日數人耳目鼻口及二便皆流血臭穢不可言狀囚死須報率停屍二三日愈擴既與為伍旦暮薰蒸亦遂委頓念不死於刑其死於病決矣擴死則老母必涕泣死老祖母無人養亦必死老父則固欲死者流離他鄉聞卵破巢覆其趨死尤速不意執事憐愈擴特檄出之所司故違

其期出獄時已病甚不知人鄰人募獄卒以薄板舁歸危殆者數四越百日始杖而起是愈擴之得比於人數延及今日父子兄弟一堂保聚者皆執事之賜也執事仁心及物自湖西三郡以至他處其之死而生受恩如愈擴者若干人然感恩圖報者不一二見即愈擴亦不過言之於人矢之於心爾徒然未能酬萬分一也施者難報德者尤難古今浩嘆擴深自慙負無以自殊於人人每一念及起立徬徨愈擴方逃死魚腹奔走於衣食執事正席優處尊其何能報庶幾執事所臨凡顛連如愈擴比者皆獲更生百爾君子聞執事之風一齊興起是則擴等受賜之人雖無以為報而執事之心固已快矣愚公移山付之子孫愈擴

不遇執事此身已為烏有况子孫耶其能報與否愈擴終不敢自必也

竹亭集

與方靈臯論所評歐文書

李紱

垂示所閱歐陽公文乃坊間茅鹿門選本此不足以論歐陽公文字也有明嘉靖初王遵巖唐荆川誦法歐會錄唐宋六家文以三蘇為一家未及板行而二君沒鹿門頗饒於貲因其所錄刻為八家文鈔嘉靖以後士人為王李輩所惑薄唐宋以後文為不足學古文中絕無能窺尋歐會文律者故茅選雖陋得流傳至今而所選歐陽文尤雜亂蓋公所為卓然立言追昌黎而與之並者世幾不得而知之矣公晚年自定詩古文五十卷為居士集極精嚴奏議

為公生平經濟風節所發見最為有用之文亦止存通進司上皇帝書及準詔言事上書二首其餘皆別為奏議集其內外兩制及表奏書啟四六集雖渾古磅礴一洗唐五代纖縟之病然止取詔冊六首餘皆別存毫不使與於居士集其嚴如此而茅選以書疏奏劄及表啟四六文雜然並抄至詔冊六首公所存大文字反不得與選彼既無見於公所以立言之旨去其所取而取其所去則其所抄之本雜亂無章甚矣豈足據以論公之文哉及細閱足下評註語亦似未能合公所以立言之意而取其所去去其所取者中間刪節處甚多意求簡健而自愚意審之似皆不可刪者也不獨波瀾意度為之索然以為文之法求之似

亦未盡僕嘗語學者說理之文以論事出之則無微不顯論事之文以說理出之則無小非大蓋必事與理相足而後辭達辭達而後辭之能事畢今觀所閱於論事而折以理者則刪之說理而證以事者則又刪之意嫌其復不知非復也必事與理相足而後辭達也至於字句亦時加刪省試取讀之覺原本語贅拙甚近古刪之乃反近時則亦不必刪也雖然此其小小者耳若畫錦堂記竟斥以庸下本論下篇節節而詆之此則僕所驚訝而不敢卒觀者也昔人謂身在堂上乃可以辨堂下人之是非居今日而排斥古人必其學與識與力勝於古人而後可也歐陽公之文七百歲於茲未有能繼之者乃欲求勝於歐陽公無論

足下自宋南渡而下至於有明不敢信有斯人也學記謂學然後知不足不學不知其善僕不敢謂足下未嘗學然僕則嘗學之而自知不足抑嘗學之而知古人之善不敢以輕心排斥之矣有明王李之徒嘗菲薄唐宋以下文字然同時如歸熙甫已斥為妄庸元美晚年贊熙甫始極推之而自傷其異趨夫熙甫去歐陽公不啻倍蓰什伯元美之悔恨已若此若以望歐陽公門牆豈復能克廝養之役然則詆斥古人蓋不待熟思而知其不可也足下於僕道義之愛同於骨肉不敢不盡其愚又念今世學古者雖多學古而能直言者頗少僕不言當無有為足下言者幸鑒其愚忠而恕其狂瞽如所言謬妄亦祈覆教其他評駁於

鄙意有未安者並票在別紙惟一裁察

按別紙討論方氏評駁歐文凡四十五條皆極精當如畫錦堂記本論上中下瀧岡阡表等篇辨正方評尤關係歐公立言之旨因文多不能備載

傳

宋

六一居士傳

歐陽脩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嘗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

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子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喝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嘗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圭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有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

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嘆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益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五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

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捨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珪組且不能為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已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

居士殆將隱矣門生蘇軾書後

明

五荆傳

劉崧

蕭氏有五兄弟居邑之武山下其長者曰翀次者曰聰曰
珠曰璣曰暈翀之父自新珠之父自明皆先卒聰之父自
成年且垂老故無恙五人者皆嚴事之又能通有無均瘠
肥同休戚敦叙友睦勤好詩禮每旦各督僮奴出耕歸則
相與讀書鳴琴吹弄簫篴以歡聚於一堂之上無間焉會
有旨起均糧城甓自成以田稅業等任總甲事造運舟命
翀往涖之或有察其黨與並為奸利者朝廷遣官出讞翀
引服在行既而慮自成弗安即以書慰其家謂叔父年老
宜留已當自行也自成聞而不悅得翀書輒破裂之不復

視曰吾兄早亡僅一子又未有嗣忍擠以往乎乃奮然出
告姪某實誣冒自成名在法自成實當往二人庭爭不已
至相持抱大哭官府不能決卒按籍坐自成而出翀翀哭
於門外不去自成遙勞之曰汝亟歸視家事萬無以老身
為慮也聞者傷之後府以自成送臺獄議役終其身以貸
死且往屯淮滁間翀與諸弟泣而聚謀曰吾叔父其遂不
返乎今官府事方殷盍分力以共濟衆曰諾時暈最少乃
命暈率子姪以就學而命璣督耕稼命珠造縣服役事而
已與聰將更迭往省於滁州會檄下有罪者許輸粟河州
以自贖翀即日收其家貲貨得若干先遣聰齋往京師以
聽命久之不報翀憂憤不自勝乃更傾貲產至斥婦女妝

奩得錢鈔若干以繼益之將行其長子女遽嬰疾暴卒
不暇顧而去先自成在滁陽聞朮來亟命為書緩之朮不
為止比至京則前贖律且格不行朮過滁陽與其弟彥先
後在侍凡三十餘日而返家故有隙地當中堂之北弟兄
旦夕嘗游息焉或言某所有紫荆樹可移植者及得之則
同根而幹者凡五衆異之以為紫荆兄弟數也而其數若
有合焉久之芽葉分敷其間一幹乃獨異而非是衆曰宜
去之且祝曰符吾兄弟也宜更生未幾有出而上挺者視
之果荆樹也衆則大喜遂酌酒酹之設具燕焉朮為之賦
五荆詠以示諸弟賓客合而和之者若干人余時親見之
故不敢泯其事而為之傳且將使居滁陽者聞而喜慰焉

贊曰田真之事遠矣昔陸士衡賦豫章行謂三荆歡同株
而孝友傳又謂古有兄弟忿欲分異出見三荆同根接葉
連陰而止其即田真歟抑古者固自有其事歟然未聞有
五荆者今蕭氏兄弟罹患難蹈顛沛極矣而所以和其家
同其心者不變而益堅則荆之發祥也宜哉夫始而視之
以其類之異者猶可以同其榮况同氣乎終而視之以其
類之真者乃所以應其氣之同固自有不可得而缺者歟
抑五陽數也人稟於五行而道五常奇之為一偶之為二
三之為三五之為五至五為變不勝窮焉意者草木固有
得夫氣之先者歟昔孔子誦棠棣之詩而以父母其順贊
之嗟乎蕭氏兄弟尚益培其本保其榮固其翕而思所以

順其父母乎

胡貞婦傳

解縉

胡貞婦曾氏諱靜貞吉水蘭溪人曾一中女也一中之先人諱三聘事朱子為門人高第弟子後奉使死難於金家世榮盛貞婦自少專靜寡言恭順慈儉甫十七歸於環洲胡氏原長忠簡公諸孫也時方亂離寓居里之平原事長撫下禮度不踰涉險疑危知機善豫國初來歸權輿家計至罄奩中物以給家衆未嘗恤也已而家益饒至累鉅萬未嘗恃其富每訓子息謂古人云貴欲使可賤今汝曹知富欲可貧則不患貧矣識者誦為名言原長每有所詰責未嘗辨激徐為申理下人懷服余少時從學其家塾親承

撫念觀其德儀蓋古之淑德不是過也洪武壬戌原長坐鄉人連累當徙邊原長死後與子婦劉抱其孤弱孫旅邸中弱孫會病卒劉即自經死貞婦亦自縊為人所救甦慨然曰吾夫亡不死者尚憐此孤弱故忍死冀養長之今復死矣而劉亦能以年少死義吾何用生為即嚼舌三日不食死時年四十二其子紹歸自邊始葬之於里之石屋山之原未葬時水齧其山畔幾陷既葬乃日就平復水滌洄如帶豈非其貞烈使然歟

贊曰曾氏以一婦人相其夫起家累萬金無一毫驕溢此已足為難及臨大節慷慨就義有烈丈夫所難者嗚呼世之讀余傳者當何如生愧也

王炎午忠孝傳

李時勉

先生姓王氏改名炎午原諱鼎翁號梅邊學者稱梅邊先生宋敷文閣瀘溪先生之諸孫也世居安成南汶源里自幼力學業春秋升太學上舍生與丞相文公青山趙公同游尋以父憂值宋亡文丞相募兵勤王鼎翁謁軍門諭丞相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丞相嘉納目為小范老子欲授職從戎以母病不果及丞相被執為生祭文以速丞相之死既歷陳其有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累千五百言其曰鼎翁丞相鄉之晚進士也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耻忠肝

義膽凜然如秋霜烈日蓋欲為一死而無可死之地故以死節望丞相其為萬世立綱常之志甚可悲矣鼎翁以大學舊生世移運改遂終身不仕奉母夫人至孝三十年不懈夫人沒廬墓三年靈龕設遺像常以喪事宿邑城夢夫人謂曰夜來侍婢不謹火吾衣幾及吾面旦急趨至家謁遺像果夢之夕為跋燭所燕及面而止由是家居跡不至外境朝夕饋粥青山趙先生慰之以書曰確存孝忱尚持齋禁是可以敦薄俗是可以範後人凡在見聞莫不感動然創鉅痛深形羸髮變非飯無以敵暑非味無以強餐大事未終一疾其可若使夫人之尚在忍見季子之如斯事死如事生愛身即愛母願俯從於常制非苟徇於羣言鼎

翁復書曰重憫其形髮之變明示以古今之宜感泣不能
自己徬徨莫知所為暮年雞黍之歡又成昨夢終身羊棗
之勸莫可名言莫由置者饘粥之食所未忍者肥甘之謀
抑此特居喪之末何足蒙勵俗之褒力辭不允其篤孝純
至又如此竊觀古今忠孝固有其人而忠孝之得兩全者
鮮矣鼎翁獨全於一人非得於天之厚者其能然耶鼎翁
學行揭文安公歐陽圭齋先生序文載之詳矣予亦自幼
時聞諸父師曰鼎翁之學之正見於著述鼎翁之行之力
顯於忠孝誠為宇宙奇士乃所願則學鼎翁也予晚輩後
學鑽仰不足雖幸私淑彷彿一蹴於臣子之職尤有慊焉
庶幾殘息致臣而歸至謁忠節之祠詣先賢之宇見諸鄉
之忠臣義士名公鉅儒皆得以俎豆其間惟鼎翁未與仰
而嘆曰登俎豆於前者公而當繼俎豆於後者私而蔽鳴
呼鼎翁死國之志即丞相死國之心丞相死國之心即鼎
翁死國之志丞相有可死之地則致命而遂志鼎翁無可
死之地故以言而建極死則建功業於當時言則立綱常
於萬世言與死其義一也俎豆何愧焉鼎翁不與果學行
有未及乎抑後世有未聞乎噫可惜也可嗟也予恐久而
湮沒其善遂纂其忠孝之實合為一傳以俟後之闡幽者
而尚進之云

伯宏伍先生死孝傳

伯宏伍先生死孝近五十年翰林侍讀學士後學李時勉

廼為之傳先生諱洪伯宏其字也世謂吳行人子胥之裔
宋福州長史醇始家安福宮教先生誥皆其祖也資稟清
純為人剛介幽僻僧舍力學二十餘年時或友碩儒李行
簡周南瑞彭所存暨宗兄朝賓成均諸君子講論道義遊
玩山水而已慨然有志三代顧夷虜之時而耻仕之恭惟
我太祖高皇帝逐夷定夏為洪武三年庚戌詔各行省以
經義試士備用先生曰道可以行矣以春秋就試主司石
門梁寅薦於春官明年由春官登吳伯宗榜進士傳臚擢
山東臨清丞會有族任憲司又改徽州績溪簿有忍政部
使奏最命陞應天上元令未幾上察其清慎將擬大任適
父諱性中總邑賦輸於應天病故於官邸先生視病執喪

靡不盡厚奉柩歸葬悉做禮制遠近賢之服闋郡邑催仕
先生辭曰烏有母老而養不顧者且吾幼失恃荷母訓愛
良多而吾之志亦小試矣奚必計其爵之崇卑乎先生家
富丁繁每欲效張公藝以齊之諸弟或不遵先生曰是吾
德薄古人強之終生異也於是隱於梅溪以養母至於衆
積憑弟自擇惟拾其一二疲敝之具庶弟曰仲舒甚穉母
子才立先生子視之及長割其所有俾獲成立洪武丙寅
異母弟曰伯讓被誣出亡上遣官校擒之弗得直趨梅溪
執其母復命先生哭求代母母曰汝往必不免禍莫若老
身當也媼族朋舊諷之亦然先生曰母離步子即自死敢
以弟故累老母而全己身耶官校頗難之先生奮然曰弟

之生母洪之繼母也以子代母何不可之有竟就繫而行
不知所終矣得壽五十有九悲夫平生詩文有溫雅之趣
憶勉童時稍知向往每於先正輒求親炙先生見輒奇之
動必教之以正逮先生別於鳳林送者數百無不涕泣先
生神色怡然若不介意又進時勉等曰吾為家也子其異
日為國乎言猶在耳敢頃忘也每欲表以勵世未及為耿
適儀曹劉友球編集郡志勉故述所見聞并以遺先生冢
孫冕云

贊曰勉讀經史而知呂尚之擇主伏勝之篤學兩疏之歸
田薛包之讓產固羨其賢至於孔褒一門爭死未嘗不三
嘆其難若夫先生之一身聚諸賢之善行振萬古之綱常

吾邑一人而已况我國家以來道義自先生而倡科第又
自先生而始也世以骨肉相殘名利馳驅者聞先生之風
寧不愧死矣有功於名教大矣哉孔子所謂篤信好學守
死善道孟子所謂非文王而興之豪傑嗚呼微先生其誰
耶

南樵道者傳

周是修

廬陵之西泰和之北禾川之流出焉至灘江迤東蕩然平
緬為螺溪鉅野沃饒而常稔者百萬餘頃富民匝其原以
處者棋布星列溪之南羣峰聳拔巖壑深秀有徑通邑行
六七里望之雲木參天風湍殷地廬舍田園映帶依約宛
然盤中之勝者著姓胡氏之居也胡氏出宋忠簡公銓之

族衣冠文物代不乏人若允中號南樵者是族之尤彥者也幼聰敏魁岸不凡比長重義好文有聲江右性情雅愛所居之南峰巒叢翠嘗以綜理之暇葛巾羽扇攜小童操斧斤入松篁陰翳泉石幽夏境與意會之處為樵采以自適曰人生斯世趣向不同觀其紛紛攘攘於交衢闕市蠅營鳥聚所爭者貨利多得以為快迷而不知悟往而不知返是豈知吾樵之有真樂哉吾樵於朝也日出霏開孤雲徘徊臨清流以濯足坐茂樹而舒懷長嘯一聲天風徐來飄飄乎雖物外之仙樂不是過夫豈若買臣之偃僕捃拾而徒以薪為哉吾樵於暮也夕陽在山煙景冥冥禽鳥交響麋鹿並行方捫蘿而出谷亦披榛而經垌顧視束擔曾

不足熟一豆羹郊扉伊邇稚子歡迎又豈若買臣之爨勞蹻蹻而遭愚婦之輕哉至吾樵而歸也則西樓月上左琴右書几席陳列憑軒俯睨萬物浮萍於是命酒高酌悠然而陶情未知天地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彼金谷鄙塢誠何足以久恃與夫十朱輪六相印又安能必其終榮是豈非吾之所樂吾之所樂其惟寓於樵乎乃為之歌曰吾燕於何兮於彼南峰吾樂於何兮於樵之中人孰不樵兮往來翩翩以樵為樂兮吾則獨然人不吾知兮吾不以告優哉游哉從吾所好好事者有和之者曰南峰之樵兮君子娛之峰陰之堂兮君子居之樂其樂而不饜兮於峰之間孰若發其所蘊兮覲於龍顏披閭闔而呈琅玕兮以敷

以奏以兼善於天下兮光前振後南樵聞而笑之復和之
曰吾知吾樵兮不知利達之為心吾知吾南峰兮不知巖
廊之高深如子之言兮吾寧不喜行止由天兮曷曰由己
君子居易兮不忮不求進則廟堂兮退則林邱無往而不
自得兮其心休休其心休休兮其樂悠悠好事者憮然曰
命之矣是修周子居京師聞南樵之樂之無窮又聞其與
好事者和答有高世委順之志傳其事使聞南樵之風者
於薄俗亦有勵焉

贊曰昔諸葛孔明隱居而樂於耕怡然自適初未嘗有干
世矯俗以求聞達之意及其遇明君而強起風雲際會如
魚水之合得志於當時垂名於後世若此其盛南樵抱才
樂義而隱於樵亦何異於孔明之耕乎况今聖人在上羣
龍滿朝拔茅連茹南樵果得終隱於樵乎殆不可得也然
則其亦可謂斯人之徒與好事者之歌其不亦可徵與

疾退子傳

楊士奇

疾退子者吉之西昌人鄧氏鄧故西昌儒家宋神童復之
其五世祖也兄子方及弟子靜博學雄文為鄉碩師號二
鄧其伯父父也國朝四川鹽運司經歷崇志以文學德操
與楊子淵羅子理齊名稱楊羅鄧者其兄也疾退子名學
詩字崇雅有孝行元季之亂安成寇卒入西昌恣殺掠母
劉氏老病不能行負之走避隘巷空舍中踰日寇窮索獲
之解所懷金得免繼復有獲之求金已盡矣斫之幾斃繼

又有寇至見老母哭其旁甚哀憫之予善藥傅又解衣覆之久乃蘇起負母走避他處道遇渠寇詢知其儒者憫之予酒肉又為詩嘉之遣其下導之出城使遠去疾退子少好學負才具有用世之志謂功名可以俛首取其父母亦矜詫其不凡曰是必復振吾宗者皇明既定天下御史劉昭先知縣事以材舉江西行省留為宣使則慨然嘆曰士當局促効奔走人階庭下哉即謝病歸無幾縣復舉送於朝授固陵稅課使忻然曰乘田委吏可以行道到官持廉施寬商賈爭欲出其市所入貨羨舊額數倍秩滿徙平陽持已愛民如固陵甫再歲兩目發內障喪明郡以聞命致仕歸則戚然傷其命之窮也自號疾退子疾退子耿介修

潔氣所軒豁不屑意生人事為文章長於詩早喪妻無子既罷官歸輒貧無侍養者是時里中故人親友好義長者往往多在知疾退子生平抱負爭延致之疾退子挾童奴日東西往來飲酒談笑相懽時為歌詩以自適縣令丞皆知而禮之疾退子亦數出直言以裨其政之闕故疾退子雖廢於盲而其所適於中者猶不廢也歷三十餘年向之故人親友及好義長者或死或遠出外里後生晚出雖以士名有不能究知疾退子平日矧令丞乎於是疾退子已八十餘氣力益衰貧益甚冠帶垢敝十數年不得易衣薄款款嚴冬不能出門戶然其所操執益堅不屈人片語不合拂袖去不顧不肯一毫脂韋泐忍狗人以求所欲孔子

云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疾退子非其人與建寧陳士希為縣文學獨愛重疾退子官滿將去念疾退子將無以為終也倡率素所還往者為備斂葬之具迺去自士希去知重疾退子者加鮮矣今有人焉卒起旦莫之間其勢鉅貲厚足以蓋一鄉不必其有德即一鄉之人奔走阿附之恐後至於疾退子則漠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何趨向之異乎古哉蓋又有以盛衰存沒為戚疏而施諸其同氣者非獨於疾退子然也然疾退子之為人世其可少乎

國朝

歐陽烈婦傳

歐陽永禕

烈婦劉氏名意珠安福羅田人年十四歸同縣歐陽德松

德松妙齡善屬文入府校為博士弟子旋餼四十人中事親至性純篤依依為孺子慕見烈婦奉尊章謹能得其歡心以是罕家居歲出遊問學文譽益著未幾德松連遭父母喪哀毀傷性遂以致疾烈婦調視藥餌日夜飲泣私禱不少懈乾隆七年七月德松卒烈婦年二十六僅一女子子撫夫屍大慟欲以身殉家人力挽免已復閉寢室就縊家人覺之破扉解其繫既甦哭曰吾夫死矣且無後乃欲吾獨生者何為耶自是足不履地食不沾唇惟涕泣呼其夫欲與俱去家人曲慰再三不能釋時作麋以勸烈婦不得已強一舉口俛首視地輒喀喀吐出顰蹙曰視吾如是能食否時兄公德榕卜葬德松既有期矣烈婦遣老婦告

曰慎勿遽姑俟我是歲十一月竟不食以死距其夫卒適百日於是遂合窆焉嗚呼婦人喪其夫而以身殉者有矣或志奮氣激義成於一旦史傳著之已為難及若烈婦慰挽至再卒捨生以遂其志豈非尤難者歟烈婦之曾祖驪祖益宏俱由進士仕郡守州牧父文暹亦以歲貢教諭石城益詩書禮義之傳衍澤於烈婦而秉姿堅貞凝一其死非一時激烈比是固然無疑然士有身臨利害當其始念激昂非不奮思決絕已而情隨事遷氣從中餒遂泆恣以苟生者是其人視烈婦何如耶則烈婦又非特巾幗中所難而已烈婦卒德榕以其次子新為之後乾隆十年有司上其事於

新得如制旌其門二十八年癸未新登進士求余作傳因叙次其本末以備史氏採擇焉

往余監司河南癸未會試歐陽進士新遇吾子鉦於京師以鄉試同年且同姓也相厚善而其本生尊甫德榕君與余並貢成均為舊相識故因吾子求余作其母烈婦傳余今按察西江回首官中州已十數年而新則已令蒼梧以循績擢郡判又聞烈婦有子壻亦官縣貳貞烈之流慶殆未艾矣適吉安守盧君修郡志採此傳入藝文余覆校之非余原本因檢尋舊稿屬更之而復書其後如此乾隆乙未秋日永荷書

三

吉安府志卷七十二

藝文志 下編

狀

元

保舉梅邊先生狀

劉 詵

伏以徵求遺逸幸逢千載之明時薦舉賢良少見一鄉之
公論庶從學校轉達省臺竊見前太學生王炎午身備美
才世推名士其事親也有溫席扇枕之風其廬墓也有寢
苫枕塊之實文詞高古足領袖於儒生武事優通屢削平
於寇難論治體則不愧於賈誼懷義氣則素慕於仲連雖
邱園高蹈之多年而名譽自聞於四境不以應詔是謂蔽

賢為此保結關請申上以備擢用允為相應

書萬安丞狀

宋 濂

吉安萬安縣有豪民劉仲賢以攘牛殺鄒君瑞父子五人
歷時已久鄒嫗始覺執牒訴諸縣懼不得屍弗錄嫗辭嫗
哭於庭三日縣丞高昌萬鵬舉錄之俄有大蜂五聚丞之
案麾去復至如是者四三丞乃祝曰爾信為鄒之鬼耶明
日再聚吾案如期蜂復集丞猶未之信連與蜂期咸如初
丞乃上馬抵劉舍返覆蹤跡之絕無所有忽見五蜂飛集
竹坡亟令左右具畚鍤劓之四屍藏竹下如生惟孩童屍
未獲蜂復導丞至榆下環繞而悲鳴發之孩體已腐惟其
首獨存獄具斬劉氏市中嗚呼人不得其死附物以報寃
者至如是夫昔余友楊觀尹漢川有蛙鳴躍履畔楊曰汝
若有所訴當前我蚌即躍去楊躡其後行二里所見一尸
橫焉楊捕逆旅民一鞠即伏方疑無主名檢屍衣得知為
湖廣賈人遂伏辜漢川人與予言之予竊以載籍所見固
有若斯者是殆未可信也今觀萬安丞事與之正類徵諸
人人言不殊其將弗信矣乎因謹書之為世戒

彭九萬妻死寇本末狀

周霆震

至正壬辰紅巾寇禾川省掾陳允中率官民堅守辟九萬
行軍鎮撫晝夜勤勞寇方競時九萬馳馬白上官嚴設方
畧其配李氏促具食勞軍士氣倍增戰大捷寇退居民安
堵婦人倉卒出此亦大奇哉明年十月湖北五溪苗獠詭

辭助順突入城焚廬舍掠民財倉皇奔竄死者相藉李氏及其子友諒女秀瑛俱被執驅之行不從脅以白刃不動問所求罵曰狗彘吾死吾節斯已矣何求遂母子皆遇害因憶歸附後禾川變起丁丑屠城相傳有趙氏婦抱嬰兒匿州學禮殿北兵搜得強汙之不可死於禮殿之南事定母嬰兒血模糊影留殿堦不滅刻去復存學官述以文立石為後來勸嗟夫節義者人之所敬也彼趙氏得於傳聞士猶稱述懼其泯况李氏名家始戰勝却賊有佐助功卒守節母子同死視趙氏殆將過之夫賢又能歸骨於封鄉之南臺山本末可徵如傳其又可泯邪千載之下猶使人追慕而起敬也余既高李氏之義又重惜九萬厄於天而至此極故為辭以哀之

其辭亡

曾南泉逸事狀

羅洪先

南泉曾公名昂字光表為御史以才名官至福建按察副使坐罷家居能以計已土賊之亂賊本大姓諸佃其酋兄弟數人膂力凶悍嘗陰結死黨掠境外久之為主者所覺恐見除弒主而反自此白晝坐里門恣意屠磔持金帛乞哀乃得免正德己巳七月事也是時太倉玉巖周公廣令吉水有惠政會南贛流賊破城郭順流下將入境吉水故無垣壁市井竄潰周沿門拜留民皆感戀來歸郡中自揀不暇無力他及遠近搖煽賊勢益張公所居竹山湖去賊半里許動息輒聞心患之一日特置酒設巨觥大饗延其

言安府志 卷十一
首數人上坐款飲諸酋驚且喜曰小人安得蒙此公詭訴
曰吾與若相隣吾家故無有若輩所知惟二女未嫁然資
遣疏素不堪用也得容庇何幸諸酋即應聲諾曰大人厚
意若此更復何慮鷄子豈食自窩雛耶公佯感激持巨觥
起謝諸酋盡醉飽去不復以公為意踰年事稍閒公乘媼
友召集暮如白沙微服棹小艇詣縣扣縣門門者曰誰曰
曾家遞書人門者入報召至衙周見公自來屏左右訝問
故公曰事亟矣更不處吾鄉將無噍類公為奈何周曰計
將安出公曰賊無多皆挾大家諸佃壯聲勢易制爾乃出
袖中小票數十則已區分九團名數與某家某人堪為某
團約長及委任點集防禦諸法且曰不如此賊黨不散不

輒明府力主於上少假之權則約長畏禍孰敢出應即應
命勢亦不行周瞿然曰是何言公以身家代吾憂敢不盡
力乃手印判各票復指案上燭自矢曰此後物議不以任
者有如此光公別周衙前潛放艇白沙明日返舍四遣人
密召各大姓山中人授一票語之計即日九團各集諸佃
自治嘗黨賊者多致死賊勢遂孤稍徙下區五里外於是
諸士夫始出就儀賊亦漸除今所傳鄉約公手筆也其後
謗騰於朝謂公居鄉專制生殺臺諫將糾論之得周辨解
乃已周尋擢御史以直諫謫再起歷江西憲使終刑部左
侍郎行業著顯公雖以壽終然竟短後鄉人至今憐之

國朝

劉忠愍公死事狀

林有席

前明翰林院侍講劉忠愍公諱球字求樂一字廷振號兩溪吉之安福人以言事得罪其死事散見於公家傳墓銘祠堂記年譜事蹟錄與國史互有同異席廼掇拾諸說狀次成篇俾覽者得詳焉正統八年夏四月雷振奉天殿鳴吻公應詔撰封事約同館鍾公復與偕明日公如鍾鍾已他出妻從屏後大叫謂公自幹事何累他人為公驚走遂獨疏修省十事其二親政務以總權綱言權不可下移時王振方用事公鄉人有欽天監正彭德清者與錦衣衛使馬順各媚事振德清銜公獨不為禮乘間指疏中語激振曰若陰禡公矣振怒欲嫁禍適修撰董璘自求為太常卿

與公疏太常卿必得儒者語相中順迎合振意誣公黨私前後下詔獄就逮時門人路壁與公子鉞在側公解帶及所懸牙牌授曰為我還朝廷今日庶無負也鉞自西掖扶服從止之曰爾第學為好人成吾志從死何為吾死分也既出朝厲聲數振過惡曰我今得死所矣他日誤國家大事者必爾奸人也振怒益甚百計置公慘刑外罔聞知廼以隻雞求信獄吏暮以鷄出體亦明日鷄進皮肉消削殆盡骨碎裂出又明日鷄進不復出公受刑類是先是有小校本盧氏人年少俊美往來耿公九疇家復昵於順二十一日變作順先一夕密語小校今夜當早來至期攜小校懷刃推監門入公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何

得擅殺我小校揮刃斷公頸流血被體屹立不為動順走
前以靴踢倒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處公既授命振
遣校尉私行遍京城公邸舍前後布列尤密將盡索公門
生故舊大興黨獄以滅口璘在獄與公同卧既私匿公血
裙家人猶不知公之喪也二十五日乃密以歸又二日始
發喪方小校迫順勢斃公已而知公忠臣遂見耿吐實自
恚死公所約同館鍾某未數日亦暴卒其妻大慟曰果爾
曷若與劉侍講公同死耶子同知故後十二年以諫復儲
事繼公祀郡忠節祠席於是喟然而嘆曰振順輩無論已
彼彭德清者何人乃至以不為禮內訐耶君子是以惡始
之者也嗚乎公之集義養氣可謂浩然獨往獨來於天地
間矣獨鍾公以一轉念不得與巡遠爭烈猶賴有子以伸
其隱憾焉然則死有重於泰山亦有輕於鴻毛其以是也
夫其不可不慎也夫

祭文

宋

祭歐陽文忠公文

王安石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冥冥又安可
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
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以學
術之精微故形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恠巧瑰琦其
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

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返感世路之嶇崎雖屯遭困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有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歔歔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蘇軾

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雖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與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山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鱗鱗而號狐狸昔公之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

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悵然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吾私

有宋死孝毛子仁哀辭

楊萬里

子仁諱洵吉之吉水人也年十九第進士年二十六中拔萃制科杜祁公有詩美之其文集亦有詩寄歐陽公父母之喪廬墓死焉時年三十二天子賻之粟帛以旌其孝書

在國史後百有餘歲邑人楊萬里讀其文集作辭以哀之其辭曰

灝穹睽宋方郵隆些篤生仁皇實叡聰些二堯兩舜復時雍些杜韓富范再夔龍些魏蕩奮熙起丕功些歐陽伯仲軻與雄些雲昭漢回炳文風些麟在靈囿鳳在桐些金芝傳車朱草叢些懸藜結綠初紫宮些靈蛇照乘王府克些大江之西文江東些毛伯苗裔河嶽鍾些三辰五緯韞心胸些如漢賈生與終童些年未弱冠收科崇些連收制科天動容些玉映漢臺驚羣公些棄官如泥子職茶些死孝倚廬神明通些文行有燿垂無窮些與宋一經相始終些凍黎百年養萬鍾些草腐菌朽花實空些有如子者蔚岱

嵩些

祭奠之文原可不登然歐陽文忠公為吉州鄉賢之魁亦天下古今之大人物也當卒賴時朝士大夫奠公之文名作如林僉推王荊公作為第一而蘇文忠公次之且亦八家文中所共選也不可不亟登之其他關於忠孝節義之大如楊文節之哀死孝毛子仁王鼎翁之生祭文信國公讀之尤足以激發後學之性天志中所採多類此謹發其凡於此

祭周益公文

陸游

某紹興庚辰始至行在見公於途欣然傾蓋得居連牆日接嘉話每一相從脫帽褫帶從容笑語輸寫肝肺鄰家借

酒小圃鉏菜熒熒青燈瘦影相對西湖弔古並轡共載賦詩屬文頗極奇怪淡交如水久而不壞各謂知心絕出流輩別二十年公位鼎鼐我方西遊荷戈窮塞歸得臺即旋又坐廢公亦策免久處於外見不可期使我形瘵斯文日卑公則崧岱士昏於智公則著蔡公老不衰雷霆百代每得手書字細如芥癡兒騃女問及瑣碎孰謂一病良醫莫瘥赴告鼎來震動海內犇赴不遑涕泗澎湃豈無尊鯽致此薄酌辭則匪工聊寄悲慨

生祭文丞相文

王炎午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豪傑之見固難察識因與劉堯舉對床感愴共賦嗟惜之堯舉先賦曰天留中子繼孤竹

誰向西山飯伯夷予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而不死必有飯之者矣予謂向字尚有憂其饑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作在字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以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赴公召進狂言有曰願名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他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慙愚丞相嘉納委帥機務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太學父沒未葬母病危殆屬以時艱恐進難盡忠退復虧孝控愆感泣控辭丞相憐而從之獎拔之公許養之私丞相兩盡矣僕於國恩為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

死堯舉讀之流涕相與謄錄數十本自贛至洪於驛途水舖山牆店壁貼之冀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黃甲科第授建康軍判簽與其兄堯咨文章超卓為安成名士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鼎翁謹採西山之微酌汨羅之水哭祭於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俎奠之榮奉母極東南迎養之樂為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使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元踉蹌子胥脫走丞相自叙幾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

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
申包胥矣雖舉事卒無所成而大節已無愧所欠一死耳
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論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
去耶尚欲有為耶或以不屈為心而以不死為事耶抑舊
主尚在不忍棄捐耶果欲脫去耶夫伏橋於厠舍之後投
筮於日曠之餘於是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為不知矣尚
欲有所為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以東南全勢不能解襄
樊之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入
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
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
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為而國君大臣皆為執矣臣

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
必不幸則仗義以明分故身執則勇於就義當以果卿張
巡諸子為正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刎頸以見志其
言誠偽既不可知况形拘勢禁不及為者十常八九惟不
刎刎豈足以見志向使李陵降後死他故則頸且不及刎
志何自明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
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不
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
有抗師讐也丞相何俟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
明方戰納於靴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
萬一不利當自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

麟曰晉吾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於是哀泣進刀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眦之讐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之下乎屈且不保况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者義也死於勢死於人以怒罵為烈死於怒罵則肝腦腎腸有不忍言者矣雖鑊湯刀鋸烈士不辭苟可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耶李昇篡揚行密之業遷其子孫於海陵嚴兵守之至男女自為匹偶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李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而反速禍幾微一夫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

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共暫處皓坐苟安舊主正坐於危疑羈臣猶事於骯髒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有景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反為情而反為害矣鼎翁丞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也進而父沒退而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耻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臙叫軍門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痛惟千載之事既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啓手唇足非曾參乎得正而斃乃取童子之一言血指慷慨非南八乎抗義遲回終待張巡之一呼進薄昭之素服先元

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
語孟昶母曰勿戚戚行遣汝歸蜀昶母曰妾太原人願歸
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
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骨送范陽佛寺母使我為虜地
寇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為灰向南颺之庶幾
遺魂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
不忍飄棄仇讐外國况忠臣義士乎人七日不穀則斃自
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
竹至父母邦而首邱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丞相忠烈合
為一傳舊主得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
繫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蒂噴鼻死溺死畏死排牆
死盜賊死毒蛇死猛虎死輕一死於鴻毛虧一篑於泰山
而或貽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
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口乎嗚呼一節四忠待公而六
為位其間聞訃則哭

望祭文丞相文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為文生祭之已而吉水張千
載宏毅自燕山持丞相髮與齒歸嗚呼丞相既得死矣
謹痛哭望奠再致一言

嗚呼扶顛持危文山諸葛相國雖同而公死節倡義舉勇
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為一傳三千
年間人不兩見事謬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篲

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臺乘氣捐軀壯士其或久而不易雪松霜柏嗟哉文山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負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為名臣沒為列星不然勁氣為風為霆干將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生祭文丞相信國公文

王幼孫

通志內載其友文丞相兵敗被執歸過廬陵謁於驛舍為文祭之期以必死辭氣慷慨左右嗚咽不能仰視嗚呼人皆貪生公死如歸人為公悲我為公祈我知公心豈此而止而至於此則又何俟方其從容人已或嘗我知

公心感慨易耳山嶽崔嵬有時忽頽滄溟浩發有時忽竭月胡而虧日胡而昞理數至此天地無策公心烈烈上陞千古謂山可平謂天可補奮身直前努力撐拄千周萬折千苦萬苦初何所為以教臣忠策名委質視此高風我與公友袞衣裘褐我安南畝公盡臣節此心則同所處則異幸公未著可以無媿昭昭青史垂法將來彼徒生者尚何為哉

祭文丞相信國公歸葬文

嗚呼幼孫獨不得從公而俱死耶始初建議委曲遷避惟期純忱恪盡所事人皆議其為非而終也竟莫移其一是及其寄聲小村貽書禾川騰詩嶺海之南猶欲收斂以俟

靜密而觀人又議其為迂愚苟便而終也竟莫強其所難
嗚呼前言如夢不幸而中予方衰經里閭震動君親危亡
感發悲慟毀幾滅性豈敢求用當途宛轉乃欲共濟既無
可為乃復苦塊忽焉風傳謂大索客遁藏苟免孰不惕息
幼孫嶷嶷為綱常計士誰不死死死以知己昔遠闕廷不及
死君今也狗義出入於門於是大揭所授之職銜不易所
服之衣冠徧告朋友徧語百官吾實為公之門下客而不
可違者也至於誤傳仙去設位而致祭繼聞舟過追餞而
悲歌貴弟入燕而請委是皆欲以身從公遊於泉下而靡
恤其他者也嗚呼幼孫獨不得從公而俱死耶嗚呼公死
何憾予生何心尚憶昔者小村之行也傾瀝血忱但願至
性始終純誠後會公觀見謂此語但必上聞嗚呼今公一
死彌久彌光卓然君臣之義屹立萬世之防所存者千萬
所損者毫芒既得正以斯斃縱萬磔其何傷嗚呼幼孫獨
不得從公而俱死耶憶從山間語常夜闌因及死生愚謂
形有成毀神無變遷東生西沒如彼火傳此義已出義文
之神易豈可謂始於釋者之異端公則曰否亦既死後霍
然無有絕筆流聞乃若於吾言而有取今公之形體死矣
其靈明果何如耶豈超鴻蒙騎日月而尚顧乎故都耶倘
其然古人締交死生何間道義千古榮名夜旦予猶麗於
有形而未得與俱遊乎汗漫倘身心之有愧尚其賜迷途
一呼沉痾之鍼砭也嗚呼痛哉

元

祭王梅邊文

劉 詵

嗚呼孰不事親而公能甘旨盡歡如曾參閔子之以孝傳孰不居喪而公能苦塊飢粥如王裒徐積之廬阡其為兄弟也如連璧奇木千載而不分其從氣類也如長風健翮而縱高騫其用武則力足以任鄉里之保障藝足以與乎原野之橐鞬其為文則精者出寶劍於千鍊粹者縱春濤於百川賴以排難者以之為壺於中流待以舉火者以之為穀於凶年聞其辯者疑其為戰國之處士見其粹者疑其為山澤之臞仙人方縱侈公胡為淡服而蔬食人皆行樂公胡為晝忘食而夜忘眠蓋其可知者已見於斯世之

公論而不可知者雖吾亦不敢以妄言嗚呼公年不躋於上壽而凶傲或至於耆耄公位僅發於六館而貪狡常一日而貂蟬生材傑而不見用於天下吾亦不知彼蒼之曷為其然詵少而聞名晚始相識雖十五年之未多貴情好於一日每暫離而即書常少會而恐失談何微而不窮辯何異而不一非悠悠之論交觀勢利以疎密公昔初疾吾往候公公喜我至剪燭夜中後聞就安每報即喜於公何益心則如此三月欲盡報公在門兩車淋漓握手忘言蓋入城未就乎賢子之養而允急乎朋友之共論慨此意之迂濶曾不旬浹而公貌之不可復覩公有令子雖死不亡獨風流之永絕增鄉國之盡傷公魂何之公柩返鄉倘斯

文之足慰尚彷彿於一觴

明

弔忠文

宋 濂

弔忠文者為豫章新吳黃君翊作也夫人臣盡忠事君之常經也忠其可弔乎使忠可弔則世之不忠者可有憾焉矣黃君字孟翔翊其名也通春秋工於屬文每以奕葉為儒錚錚思自見會進士科罷去作江西部使者屬亡何又棄去司計廬陵學宮滿一考冀可循例補校官廷議改法以錢粟吏不可為人師更辟大府掾君不得已受事廬陵郡君性剛勁不可回撓事礙於法輒抱案歷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反覆相鈎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

率如君言安成土豪暴甚州縣畏之如鬼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逮同列嫌君木強嗾君行豪樹柵自固君命拔去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刃譁而出君叱曰爾欲反耶少反則不反汝足稍前即剗汝腸矣君曰汝主殺人何與爾事顧乃同族滅耶少年色動君挺身呼而入曰爾即殺我爾即殺我少年皆投刃走君趨坐堂上索豪豪知事急出見君求解且誘以重賂君陽諾之與俱來真諸法人見君咸戟手指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壬辰大盜起蘄黃儕及郡郡二千石與官屬皆雲鳥逝君獨止孔子廟堂盜獲之知其為府掾強之仕使行官書君罵曰死狗奴我死即死其能官於賊邪盜怒反接於樹厯一日意其自悔

抽刀礪頸曰從則祿汝不從則血浣吾刀矣君大罵逾於
初賊斫首而去嗚呼事君竭忠固當以死繼之然亦視其
位何如耳當是時統制閩外者宜死之專城而居者宜死
之荷戈禦侮者宜死之然皆未嘗死君以一府掾之微可
以不死也即不死物議當不及乃能瞋目詈賊視死如歸
使其當前三者之任其激揚奮厲足以有為可知矣此不
為而彼為之悲夫君之子載以文學擢第奉常間拜余泣
道君事請為文然君之死孰不以為忠至其從容就義則
鮮有察其詳者余因造文一首託之楚聲纏綿悲愴以白
君之情君雖在九泉必當以余為知己使世之不忠者讀
焉其亦有所愧夫君之友廬陵蕭彛翁鄉貢進士也叅謀
軍事於省府偽漢陷廬陵赴井死婦弟同縣鄧椿為臨江
府吏臨江陷椿集廬陵義軍千百濟以舟偕萬夫長楊猷
等與賊大戰城下二日兵潰投江死其志與君同俱人傑
也法宜牽聯得書

文曰素委質以事君兮秉忠貞而不隳斯天經與地義兮
位無間於尊卑當海嶽之塵霾兮鼓殺氣於干戈譬巨澍
之失防兮泛搖搖之大波悲何山之不懷兮復何陵之不
衰舞魚龍而跳岡象兮孰舉手以闕其狂倚長劍於天外
兮豈余力有不任瞻九關之莫通兮誰屬子以三軍矧秘
計之屢出兮復掩耳而不予聽婦人難與圖謀兮徒有淚
以沾膺慟哭而叩蒼昊兮予俛俛而安之或危蹙而無所

騁兮徒誓死以為期何妖氛之日熾兮絳帕首而狂呼冠
切雲而佩蔥珩兮棄堅城而長逋予雖賤為府史兮頗嘗
與於祿食縱斗粟其亦君恩兮敢曰職卑而莫恤毀車殺
馬而遐逝兮人孰得而非予君有急而臣背去兮其自揆
為焉如彼王燭本齊民兮雖君祿有不享尚一死以報君
兮桓後世之大防况予結髮而好修兮聞聖謨於父師臨
難而求苟免兮寧禽獸而鬚眉予豈異夫人人兮甘惡生
而樂死惟殺身以成仁兮免君子之所鄙望巍煥之宮牆
兮嘗宣尼之祕祠亟攝衣以從之兮依嘉樹之參差中心
皎如白日兮即萬死其奚惜與淵騫游於地下兮亦予情
之深悻瞋目而詈賊兮經百折而弗變卒從容以就義兮

誠遺言之堪踐爾死固若傷天兮凜萬世而猶生較喪節
而久存兮歷百齡其何榮吾知爾精魄之攸化兮下醴泉
而上御雲之二物固為休禎兮豈爾心之所訴必震盪為
風霆兮叱列缺以施鞭殛不忠而為螿粉兮使天威之昭
宣嗟鄧蕭之二生兮眼見義而不見水宜與爾為三忠兮
享百世之明祀悼余生之蹇運兮力不足以振之悲風瀟
瀟而四來兮謾含哀而隸辭

溪園周先生哀辭 并序

周忱

先生予鄉之先達也其德行之純正足以執世而範俗
其議論之英發足以破愚而警懦其淵深宏博之學清
楚俊邁之文英才之蒙其教育者既以沾溉膏馥而皆

底於有成四方人士得其詩文者莫不傳播而膾炙於口况其冲情遠意瀟灑出塵重義踰邱山輕利若鴻毛居官務恬退而不樂於奔競處家從儉約而不為妻子明日計此予之知先生者其可謂博學醇德之君子乎先生司訓廬陵時予為弟子員居郡學辱不鄙棄而以忘年納交焉予之從事舉子業得以濫叨科目者先生之指授居多後先生在黃岡在秘閣在姑蘇往來二京未嘗不相見見則傾情倒意談論終日使予鄙吝之心頓除嗚呼今先生已矣九原不可作矣予安得而不哀之乎乃為辭以寓意辭曰

夫何有姬之苗裔兮抱姱節而好修服荃芷以為佩兮刻木蘭以為舟夙進步於伊洛兮窺洙泗之源流惟坤儀之與圓象兮恆仰觀而俯搜出邃古以談元兮志不忘乎伊周絢雲錦以摛辭兮攀韓歐以為儔典侯穎而三仕兮持教鐸而周遊紛桃李之在門兮咸學克而才優友羣賢於東觀兮啟中秘而校讐羗文衡之屢典兮播芳譽於遐陬胡溘焉而遽殞兮歸旅櫬於荒邱雖鳳毛之軒舉兮衍餘慶之悠悠奈後生之悵悵兮慨儀刑之莫求繫感恩而懷義兮孰知予之心憂諱曰先生之風表茲世兮胡不百齡忽殞棄兮積厚未施昌其裔兮德音不忘流千禩兮銜哀灑泣傷不可既兮

啟葬父太僕劉公祭文

女淑

嗚呼忠臣無肢體之慮女子鮮緩急之宜兒每誦斯語忽
焉感涕以為大有似於吾父似於兒之事吾父也父以剛
烈受璫禍於時兒從母京師雖僅七齡父之慘兒實親觀
也嗚呼痛哉兒雖女子亦嘗側聞古今事陳蕃竇武亦罹
閹獄范滂李膺駢死黃門即昭代諸賢或碎首瑾廷或燬
血魏手者有矣然未有鍛鍊甚厲拷訊越法生備囊頭糊
口之酷死為冷壑荒溝之醜如吾父之慘也憶斯之際母
女咫尺懸若萬里狴戶淒淒冥城非憐獄吏狃狃惺惺猶
慈天路高邈誰為昭雪生平知交握手閉戶而已兒之母
瘞血請代而奸臣欺罔天聽不能仰達遂致吾父烈烈孤
忠竟從龍逢比干於地下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先帝靈

除元惡首憐父忠詔諭祭葬吾母艱苦萬里奉櫬南還乃
得停柩卧側昕夕哭臨不謂逗延歲月屢失定期遂至二
十餘年之久耳嗚呼父有子兒之兄也嘗欲哭寃輦下請
君恩以慰父於一坏不幸兄早世而事寢父有壻兒之夫
也亦嘗欲繼兄之志慰我父於一坏不幸壻亦早世而事
又寢十載之間兒以寂寂嫠閨奉老母撫幼孤棲遲壻宅
百難叢攻每當火改清明錢飛秋霜之際獨念吾父遺骸
冷落廝舍悽蔽荒藤松楸奚望木主未安此心此臆寸寸
欲斷兒於斯時蓋欲葬父而不能也屬者宗社弗戒九服
染塵窮谷深罅之內兵燹日尋或言急葬父柩以避不虞
然大江以南幾無一片淨地兒於斯時又欲葬父而不忍

也兒嘗傷心喪亂寒幃獨泣思吾父生平耿耿為國其吞
敵翦賊之志必不灰於九原是乃揮珥鬻鈿佐義旅一朝
之餉亦用告於天下忠臣義士曰吾父之志云爾豈料奸
臣不察蝎威忽逞兒自誓一死但以吾父未定之骨拳拳
囑老母耳既又藉父之靈得全身遠害流離瑣尾以至今
日幸際新天子重光兒之葬父此其時矣諷吉筮兆執紼
引棺以祔父於先人之壙父其許我乎嗚呼無肉魚葬有
骨犬銜父寧有身後慮者獨兒不孝上不能效緹縈一疏
次不得表壟白片石下又不能哀毀成禮以終父大事緩
急無宜然矣然矣尚何言哉兒半生哀憤無所自容今幸
得妥父靈更無復人世想惟忠魂赫赫啟迪後人使兄之
子與兒之子皆得早自成立則兄壻未壘之志或終有可
待也嗚呼血泪可枯沈痛靡竭二十餘載有如一日幽顯
異路於茲重訣嗚呼哀哉尚饗

謁文丞相祠文

胡儼

大厦兮既顛豈一木兮能全惟夫子兮遑遑冀不負兮所
天天茫茫兮曷訊彼覆餗兮何心志侘傺兮不白泪浪浪
兮盈襟脫虎口兮危疑嗟中道兮失路何風塵兮瀕洞心
抑鬱兮誰訴乘桴兮浮海波漫漫兮汪洋渺靈修於何許
雲冥冥兮山蒼蒼塞旗兮空坑期王室兮再匡忽虎豹兮
充斥嗟赤子兮流亡朱崖兮景從義旅兮奮張何時運兮
迤阨肆披猖兮見繫矢死兮勿渝哀夷齊兮不食拘囚兮

言子府志 卷十一
繫纍慷慨兮陳詞從容兮就義日慘慘兮風悲遺祠乎黌
宮儼肅肅兮令容神逍遙兮八極騫白螭兮駕龍流耿光
今天地與造化兮焉窮

祭太宰整菴羅文莊公文

羅洪先

曰嗚呼自少有聞慕公如渴知公為稀未知所學為之慕
者卓行清辭及見公書而始仰思公之立言不矯不苟內
得之心不啻出口儒佛之辨本心與天天有定理而心幻
焉以幻為心其用易肆推原於天小心勿貳故公之行孝
友是先作止語默無敢弗虔榮辱早捐薄俗永絕位在冢
宰年幾大耋四方望公如郊見麟比接顏色退然恂恂天
子敬公歲時問勞矜式國人咸賴有造譬彼一家外傳之

叢雖無厲色子弟具瞻又如適途為指迷者行雖由人覺
在言下人方依公而公遽遐公能自全如後進何不肖兒
公公不余棄言雖不煩意獨已至出入以節車服以時小
物必戒終身可師使以類推歸於一是期成此身為報德
也聞公之訃索然喪神孰謂今世復得斯人東芻之哀阻
終多故忽越歲年中心如負先茲陳奠且瀆公靈愛而不
弛尚庸其明嗚呼尚饗

國朝

張簣山先生誄

李振裕

哲人云亡我心殄瘁世貪外榮公耽內視不貳不欺始終
仁義精誠悟主正笏垂紳文章理學規矩天民巍巍正學

蹇蹇良臣遜迹窮巖手闕絕壑荷鋤著書不為世縛三聘
就徵峻骨稜稜天語諄復臣病未能嗚呼先生命止斯邪
斯文之喪吾道之嗟直聲在朝清標映骨志完瑩中爭光
日月公今歸窆文山之鄉耿耿大節山高水長維予小子
有志研討不揣惛愚從公學道追隨禁近適遘親喪公撫
予慟有淚浪浪接丁大故手製誄辭哀哀父母公同我悲
公勤補衮名震巖廊

天子曰直孰謂我狂既蹶再起
一人知之予送公行南浦之湄伏疴聞訃別始及棊櫬歸
里門予赴闕下哭未憑棺送未及野感公知己學道無成
追憶訓言聲淚俱傾臨風寄奠抒寫生平

跋後

宋

跋顏魯公淨居寺題名後

歐陽脩

右淨居寺題名唐顏真卿題按唐書紀傳真卿當代宗時
為檢校刑部尚書為宰相元載所惡坐論祭器不修為誹
謗貶硤州員外別駕撫州湖州刺史載誅復為刑部尚書
而此題名云永泰二年真卿以罪佐吉州與史不同據真
卿湖州放生池碑陰所序云貶硤州旬餘再貶吉州蓋真
卿未嘗至硤遂貶吉而史書但記初貶書於紀傳耳真卿
大歷三年始移撫州當遊淨居時猶在吉也

跋歐陽文忠公廬山高詩

黃庭堅

公中剛而外和忍窮如鐵石其所不顧萬夫不能回其
首也家居四十年不談時事賓客造門必置酒終日其言
疊疊似教似諫依於莊周淨名之間年八十而耳目聰明
行不扶持蓋不得於彼而得於此也若廬山之美既備於
歐陽文忠公之詩中朝士大夫讀之慨然欲稅塵駕少揖
其清曠而無由而公獨安樂於四十年起居飲食於廬山
之下沒而名配此山以不磨滅碌碌而得志願者視公何
如哉

鷺洲書院記跋

謝枋得

廬陵郡屬邑泰和有龍洲前邑宰愛其勝壘石為基創為
書院大丞相文忠周公記之或謂文忠曰邑有學矣非贅
乎文忠曰三代盛時自王畿建於六鄉六遂為學者二為
序者十一為庠者三百諸侯三鄉三遂庠序嘗半之家塾
猶未論泰和子男邦也畧考圖籍浮圖之居百區老子之
宮亦十五區而額存屋廢者不與焉歐陽公著本論謂三
代之民不從事田畝則從事禮樂不在其家則在庠序是
以王者之政明聖人之教行雖有佛老無自而入今也昔
之庠序皆轉而為寺觀何不疑於彼而疑於此也是邦先
賢所以主張學校如此白鷺之於龍洲同一章貢水也周
文忠公即世四十有八年而有書院於此書院之與郡庠
相望一水設謂教化有不切能不以贅目之雖然由文忠
之說則吾邦雖復數書院猶以為不足也

跋李景春紹興萬言書

文天祥

吾鄉布衣李君景春上書於紹興累萬言盡疏閭閻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厥亦惟我高宗皇帝仁厚惻怛勤求民瘼是以旁通下情庶幾古者詢於芻蕘之遺意凡我有官君子暨於國人式克用勸讀君之言當時州縣間可嗟嘆者如此今去之百餘年孰知又有過於君所觀者識者於此又重為世道感

跋胡剛簡公奏稟

吳澄

宋三百年權姦之誤國亡國者五初亡以蔡後亡以賈開禧之敗去亡無幾紹興寶慶雖未有亡國之禍然挾敵勢

貪天功誣上行私使不得盡為臣為子為弟之道則二凶之惡殆浮於三凶當是時以小臣而敢於言國家之大事以扶天地之常經者廬陵二胡公也忠簡公憤激烈驚悚一世剛簡援引故實敷陳倫理明白懇切不為危辭又不抵牾時宰而貽書以感動之忠簡之言似賈誼剛簡之言似陸贄二公知愛君而不敢愛其身一也夫人臣之告君冀其悟爾豈欲觸其怒哉夫子之請討陳恆也所以告其君大夫嚴正而不迫如此後之忠君徇國者其尚有味於吾言

明

題文天祥手帖

宋 濂

余嘗見文山公與黃伯正手帖云贛州大姓起義旅相從者如歐陽冠侯等凡二十三家史多不載其名今莫可攷矣寧都陳蒲塘父子亦二十三家之一乃因從子景茂請銘於公答書僅存而其氏名因藉以弗泯不亦幸哉觀公與言宿昔為之哽涕之言則其有感於蒲塘者深矣

題文履善手帖後

右少保文信公手帖知贛州日六月所發公自為賈師憲所忌咸淳壬申即援錢若水例上休致之請明年癸酉紹陵特起公提點湖南刑獄又明年甲戌改知贛州公年始三十有九爾知贛僅踰年當德祐乙亥之秋即帥勤王之師來赴臨安所謂六月正甲戌之六月也後一年丙子宋

亡又二年戊寅公在潮為王惟義所執又四年壬午公以忠死於燕則至元十九年也距作此帖時蓋九閱寒暑矣丙申春客有以悅生堂蘭亭本求跋者上有師憲題記余因斥去不暇顧未幾胡君忽出此卷相示再拜啟觀恍若見寶玉大弓於先王之世諦玩不能釋手於戲善惡之在人心其不可磨滅者如此雖千萬世不易也深可畏哉

題周益公所藏歐陽公遺墨後

歐陽公譜圖序作於至和二年乙未後一百三十一年平園周益公得公所具檢稿一段并嘉祐八年癸卯夜宿中書東閣詩八句聯為一卷詩陰有中書所錄裕陵出閣親揮兩行亦不棄去而附見之且各於其左而識以中書省

印者三卷首又識以益國之章其慎重之意至矣平園與公皆廬陵人故平生所敬慕者於公為尤切文學政事皆欲並之非止寶其字畫而已也其後奉常質行定名與公同謚文忠可謂能遂其志者矣然平園題此卷時乃淳熙十二年乙巳方秉政樞庭至十四年丁未之二月始登右揆其借用中書之印當在此時蓋宋世雖得以官印識私藏若非親蒞其官則亦不敢僭用之也若論其封爵則自十五年戊申因明堂加恩初封濟國公十六年己酉正月進左揆再封許國三月拜少保又更封益國其封益國乃在題卷五年之後卷首之章必後來追而識之也今詩及譜圖序竝見居士集十三卷與六十二卷中其文皆同惟詩改空作徒為稍異爾裕陵為光國公時名仲鍼又賜名頊乃加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而封王矣其事正在公東閣賦詩之年九月辛亥平園之題實與史合或人弗之察著為文辭謂為十月者其誤多矣金華宋濂再拜謹記

書山谷黃太史題醒心詩後

劉崧

右山谷黃太史題醒心軒絕句也軒舊在西昌慈恩寺天王院之修竹間其以醒心名之者太史也太史以宋元豐中來宰是邑暇日往往探奇幽翛然以自嬉於塵埃之外若聽泉觀山寄情快閣賦東禪之息軒題石臺之雙清皆其一時陶情寄興之所及至於豁然開視屬望夫禪門之切至則未有若醒心軒之云云者也於是去之三百年矣

顧其山水之高深者今猶昔也而亭臺之勝觀與夫碑版之煥爛者已忽焉如飄風挾電之不可復見矣則夫盛衰興廢相乘之機又豈不係乎人與其時哉有本彰字洞然者故儒家梁氏子蚤從雲山上人學佛於天王者幾二十年遭亂去游江淮間會天下清平得主倡導於南京之開善寺以余為鄉人也一日慨然以告曰余遊方數千里外其不能久有故山之迹也審矣念昔太史之留題於醒心也先師嘗口授而耳熟之故不忘於心然余猶懼其久而或泯也幸得錄而傳之將持歸刻於山中以無忘前聞人可乎嗟夫太史文章之在天下計是詩者何啻太倉之一稊米而其所以不泯者固非直遊戲之嘲吟而已也余位嘉洞然之生也後而懷賢嗣先之意有超然出於宗法契悟之外者庶幾乎能不負太史之期待者矣故不辭而為之大書太史詩於前後識其說於左俾方來者有所觀感焉

跋文丞相書集杜感興絕句

按丞相當宋亡之二三年始被執留燕獄五年而就義又後九十三年為大明洪武七年余司臬北平思訪文丞相當日事罕有能言者蓋遺老盡矣每追想高風偉烈而不可見既則會大興縣立祠學宮以昭明時崇建之令典且以示風厲焉一日北山上人示以丞相所書嵯峨閭門北集杜感興絕句一首凡二十有八字復摹公像於左方裝潢

成軸請有以識之憶余三十年前嘗過郡城於鄧侍郎孫謙所見丞相所書集杜全卷一百首迨癸巳歲又獲觀行書小軸於里中康宗武氏乃丞相書以寄其舅氏曾君天錫者近丙午歲又獲見草書大冊五十首於廬陵曠氏其卷帙大小長短率不等意當時丞相所書若是者類非一本然皆自北而南故大江以西士大夫之寶藏居多由兵興以來其存亡有無不可知今北山所藏直百一之僅存者也其指意雖不可考知而筆勢頓挫勁拔如龍跳虎躍不可玩狎視余前所見數本又加大而特異是豈可以其不完而病之哉譬之神珠元璧遺落人間不必連琲盈握而光價克溢自不可少而或者以為所寫遺像傳遠失真乃欲毫髮而較之則難矣今夫鳳凰麒麟世之人未必皆識也而見其圖像者莫不快覩以為希世之奇瑞而不敢以異之傳有之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嗚呼欲知丞相者慎毋但求之聲音笑貌間而已哉北山廬陵人年幾七十矣其敦行尚義益有自云

題劉崧官誥後

陳謨

嬭友劉崧子高有令子士鴻以其先君子前後所授官誥及所贈身後卹典與主上親為祭文錄以成軸而介予識其後始子高以人材起洪武三年授兵部職方郎中六年授北平按察副使既而奸臣弄法坐違制得釋放還家及權奸伏誅奉敕符取到十三年除禮部侍郎尋以人神有

變特命致仕十四年復起授國子司業尋卒令有司備禮棺殯命奉御唐壽以牲醴致祭焉嗚呼使子高幸而以職方歿憲副歿可以為卒官未可為卒壽使子高不幸而歿放還田里之時可以為卒壽未可為卒官今也一起於權奸誅鋤之後而有侍郎之除再起於特命致仕之後而有司業之召雖司業不席煖而褒卹祭奠眷賚彌厚在當時為難得在西昌則一人而已謹題其後以歸士鴻寶藏之

恭題仁宗皇帝賜侍讀梁潛詩後

王直

右重陽冬至日二詩賜翰林侍讀梁潛者皆仁宗皇帝御製永樂十五年太宗皇帝復巡幸北京仁宗皇帝在東宮監國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臣楊士奇時為

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左諭德臣潛亦兼右春坊右贊善此皆

留輔導仁宗皇帝緝熙聖學道德日新而尤篤意文事臣

潛忠亮清謹學問該博而文辭雅正所言多契於上心上

深重焉二詩是同時賜者皆上所自書觀詩之所云則知

臣潛之所受賜不苟然也明年臣潛坐累赴北京以卒而

諸子不在側於是二詩皆失之雲漢之章奎璧之文必有

所麗終不渝晦然梁氏之子孫與凡知梁氏者皆深惜焉

今臣潛之子彜會試來北京記憶聖製求吏部郎中程南

雲繕寫成卷俾臣直識一言臣謂孔子作春秋以寓王法

百世之下不必見其書凡今之所予者莫不以為榮今宸

翰雖逸而睿詞具在所以寵嘉梁氏而賁飾之者豈有窮

哉梁氏子孫尚永寶之

書劉忠愍公遺翰後

薛瑄

劉忠愍公與余為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余僉憲山東至京師公時為講官留余飲具論兵事將有後來之患又二年為正統六年余召為大理少卿又二年為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即四年所論兵事疏有抵忤權臣語遂為所仇擠以死又六年為正統十四年公所言事大驗今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權奸追贈公翰林學士加今諡遣官祭以少牢所以褒卹禮意光榮隆厚而公之名一日震耀天下嗚呼自古以來士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間蓋不多見其明有以燭事幾於未然其忠欲以救事勢於將然其直

氣正言至於忤權奸死而不悔者蓋天與之以全節足為人臣之大防立萬世之人紀矣類若余輩之庸碌不足輕重者何足道哉又三年為景泰三年冬得公與張御史手書觀之追思平生三復慨嘆書此以志其後云是年十月望日

題歐陽文忠公墨跡後

楊士奇

右歐陽文忠公手書三道皆喪母時所作前後二書無所與者姓字當是徐無黨其第二書蓋與十四弟名渙者公之母夫人皇祐四年三月卒明年八月自穎歸葬吉水葬畢復至穎前後二書皆未發穎所作其云七月行者蓋前廟之云也第三書則皇祐六年在穎所作公喪母踰年而

始克葬觀所以盡衆人之意致其詳慎而後卒以禮自斷
之前輩君子於大事不敢忽易如此哉

書歐陽臨淄傳後

歐陽日新先生西昌前輩巨擘也士奇生晚不及識獨記
卅角時聞族媼長老道先生事為教其至今不忘者曰先
生十餘歲從學陳海桑於清節書院凝然羣居中讀書作
字心不外馳諸生以弄事百方挑之未嘗一顧暮歸挾書
冊獨行道間步履徐徐貌如有所思者道傍觀者嘖嘖指
以語其子弟曰若曷為不然哉稍長日以所業就吾家質
望之平洲諸老先生天分絕出諸老皆樂為之傾寫每至
未嘗以事廢講論率抵暮或夜盡二燭始送出康山長宗

武汲汲以成後學為事延先生家塾命諸子從之學而親
與先生相講說劇切於是先生所造詣沛然矣一時儕輩
有志於學者就先生執所業至正丙申江西行省以鄉舉
選士吾州舉劉子高及先生楊氏諸老及康山長饒之快
閣之上時劉先生聲名已勃勃出江右望之曰二賢皆得
薦而日新當前列既別山長竊嘆曰惜哉日新所稟甚清
然不若子高異時遠到也後所云皆中天兵初下江西吳
去疾為吾州稱先生為第一流人首薦諸朝吾州之士仕
天朝自先生始士奇十二三習為舉子程文先伯吏部公
愛而教之數曰使汝得歐陽日新為師一第俯首取無難
者自是日訪求先生之文而讀之蓋數歷兵亂不可得僅

吉安府志 卷七十二
得其所試中詩經義及序記書辭數篇其論議根據精彩
發越反覆誦詠使人有手舞足蹈之意此士奇所為恨生
晚不得從問道執業之末然是時抱生晚之恨者豈獨士
奇也此傳載歷官行事頗詳輒附余所聞一二事於後庶
幾小補之云

跋胡忠簡封事稿後

右吾郡宋胡忠簡公封事稿有周文忠公楊文節公題跋
在後忠簡孫搢刻於融州真仙巖劉長吾得之以惠予者
忠簡筆法出顏魯公蓋忠義之性有相契矣揭文安公謂
此書本左司郎中豐城范濬舜文所為將奏之以示忠簡
忠簡曰書奏即不免南遷子有老母不可以累母吾以奏

之遂有新州之命予近於內府檢志書見豐永志載范濬
事云為戶部檢詳時欲與胡銓相繼論奏和議胡首抗章
范實憇息之胡之逐又贖其行未嘗云此書范所為也豐
永志作於宋南渡後當得實不知文安何自而云然也然
文安云廬陵胡氏楊氏皆國之元氣故以所作楊氏忠節
祠記附此帖之後

題跋宸翰錄後

費宏

安成王君磷築祠於家祀其始祖宋直閣瀘溪先生錄乾
道中所得孝宗制命一通藏諸祠舍復集其從祖叅政諱
芳蓀從父監察御史諱讓兵部主事諱高乃父寧陵令諱
孟常宣德正統間所授誥勅通為一帙題之曰宸翰錄蓋

瀘溪之王自先生始著而叅政以下實其嫡派此錄所由作也磷之子游太學間示予求題予竊高先生之節概而喜其嗣世之盛不能無慨焉者按傳記先生登第在政和八年初授迪功郎調茶陵丞上官不合去隱瀘溪作詩送胡忠簡公在紹興十二年秦檜憾忠簡不已附嗾諫官羅汝楫劾其飾非橫議自威武軍簽判再竄新州故詩有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之句流辰州在紹興十八年六月以邑人歐陽某告詩謗訕忤檜時年已七十矣又歷七年為紹興二十五年檜死始得自便除國子監簿在孝宗即位初尋以老求去主管台州崇道觀再召在乾道六年踰年至特授左宣教郎直敷文閣仍予祠祿

時年九十有二明年春遂卒觀制辭所謂少而力學長而有聞及考忠簡所贖二詩有萬卷不移顏氏樂一生無愧伯夷班萬牛回首須公起大廈將顛要力持之句則先生恬退之行剛直之操為世推重久矣乃以微言得罪擯棄遠州雖晚年見錄亦在散地不能究其所用固可為世道深慨也夫逆檜致位宰輔賢士正人竄逐殆盡瀕死猶進爵為王自一時視之人定似能勝天不知天之所以報善與惡久而後定身歿之日無以異於若敖氏之鬼矣如忠簡及先生之子孫愈久益昌入國朝胡文穆公為內相掌機務而王氏則大叅以下御史至憲副主事至方伯寧陵之外為副郎者一為州守者一為縣令者五為學職者二

褒勅之寵上暉映於日月冠冕之華下賁飾於桑梓何其盛哉今磷能創祠割產歲時盡追遠之誠而和承嚴訓駁駁光榮又將上繼前人緒是皆先生積善之餘慶也因拜手恭題宸翰之後後之觀者知慶澤所自其必以節概自勵而無怠云

書劉忠愍傳後

羅洪先

洪先讀先行人如壙手記公下獄在正統八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一日而變作二十三日家人始得聞之又二日乃敢發喪當是時親朋無相弔者踰月而歸此事固秘莫得其詳公家諱祭自二十一日後進三舉蓋亦疑之不知實二十一日也先行人手記日載晴雨諸細碎此事最大

且經目擊其必不謬且數往哭其家無所嫌畏土木甘心捐軀豈朝夕之故哉始鍾公復與公同館相厚善封事實欲與偕疏成為妻所窺泣勸乃止明日公如其家鍾他往妻大罵曰汝白幹事何得累及他人乎公驚走且嘆曰謀及妻孥耶遂獨舉未數日鍾病死妻亟悔之每號輒曰早知若是盍與劉侍講公同死耶其子同年尚穉習聞知此長疑以相問母告故同懷忿恨常欲伸父志比後諫易儲社死入祀郡忠節祠與公且聯坐云

書胡忠簡公家書後

胡儼

右宋廬陵胡忠簡公澹菴先生手書一通在新州時寄其元之書也公十一世孫今翰林侍讀光大出以示儼且屬

題其後古人尺牘若魏晉諸賢寓情翰墨流芳金石者世多有之君子知愛之矣至於此書非徒愛之則必為之起敬者重公生平忠義也當宋南渡國勢微弱秦檜柄用以王倫使金主和議誤國有識者皆知其非然鮮有出口排之懼撓禍也間或論其非計明復讐之義者則亦未嘗指出檜等以鋤其根株公獨奮然抗疏不與檜等共戴天包羞含耻以求活危言讜論毅然於朝廷之上義聲直氣凜乎千百載之下至今讀之令人竦然蓋公於時知愛君父豈畏檜等知有國家豈計死生禍福也哉先正有云故廬陵若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胡忠簡公文丞相皆有宋國之元氣也自公之貶金人以千金購其疏得之大驚遂退師由此而言公之於宋豈非元氣乎身雖連貶而國體存君父尊則公亦何惜於貶哉今去公之世三百餘年矣而此書尚存友愛之義骨肉之情藹然乎言意之表未嘗有一毫悲苦流落之態非樂天知命者不能也他人觀之且知所重况公之子孫乎宜乎光大之於此書拳拳不忘也光大以清才雅量居禁林觀其志行豈尋常涯分之可拘哉嘗與儼誦公新州及望海臺詩慷慨擊節飄然有凌雲之氣稱公之賢子孫也故併書之

書文山先生真蹟

鄒元標

是卷故刻吉水黌宮跋獨載蘇伯衡其真蹟宛然如新先是其子孫以貧鬻於他家予友文先氏捐俸歸之將以付

其子孫之賢者予竊謂神州皆先生故宇具鬚眉者皆先生後裔奚必規規後人世守之也宋之諸賢哆譚潤步使不得先生人將謂學誠迂譚矣史載先生吉水人卷中亦載吉水文紹節前廬陵士欲載吉水黌宮碑歸久而始定又歐六一亦吾邑人瀧江即今三狀元里後以沙溪割永豐予邑士每詳言之予告曰二先生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非一鄉一國所能獨私所以私淑二先生者自有在無藉是為名高文光然乎張東白先生讀卷曰似先生尚不餘憾予展卷曰天清日朗蓋世際昌明列聖重興先生奚其憾且先生崎嶇波濤中久眎死生興亡萬古猶旦暮也

國朝

書楊文貞公自撰墓志銘後

施閏章

史載文貞公傳詳矣今謁公祠獲見仁宣二帝宸翰及洪熙初所賜銀印其文曰楊貞一令子孫各無相忘又讀公自撰墓志銘不禁泫然流涕也夫人臣遭時遇主信任不貲每事咨詢病則賚藥物慰勞或降勅賜詩使命相屬比於骨肉朋友之誼尤為歡洽至於傳之金石以示子孫旁觀者且感泣況身受者乎及英宗幼冲踐祚太后委重是時王振之勢已張惟畏公稍斂戢公履霜知戒觀自志所云憂重長深進退亡補蹈素餐而味止足亦大惴惴矣然立朝四十年乞骸不可省墓家居僅四十日公既知風燭

言安府志 卷七十一
奄盡復何所求恩深責重死而後已或且以其子稷之累短其引退之晚豈嘗為公設身自處也哉迨公去不起闔振橫恣國事日非然後知公之身繫安危不小也太史公言留侯狀貌如婦人好女不類其行事文貞魁磊嶽立今觀其像豐厚少髭鬚温然長者蓋貌不盡人古今大致然矣癸卯七月朔閏章敬書

書拓本玉帶生銘後

朱彝尊

玉帶生宋文丞相硯名也石產自端州未為絕品其修扶寸廣半之厚又微殺焉帶腰玉而身衣紫丞相寶惜旁刻以銘書用小篆凡四十有四字歲甲申觀於商邱宋節使坐上因請以硬黃紙摹之不敢響榻也生之本末略見玉筍生詩其銘詞亦附注於詩編按金華胡翰作謝翱傳稱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是信公軍敗後硯即歸翱可知其寓浦陽永康閩祐思諸陵登釣壇度必攜生偕往懷古之君子可以深長思矣

格齋四六跋

宋人駢語其初率仿楊億劉筠體無逸出四字六字者歐陽永叔厭薄之一變而尚真率蘇子瞻尤以流麗見長於是汪彥章擅此名家鎔鑄六經諸史以成對偶可謂升堂入室之選矣廬陵王子俊才臣為周子克楊廷秀賞識嘗引以代草牋奏書記其所撰三松集世罕流傳予抄得宋

本格齋四六計一百二首愛其由中而發漸近自然無組
織之迹斯則彥章之亞也

書姚孝子傳後

郡守 王銘琮

昔趙清獻公汴累葉孝友宋人名其居為孝弟里至今過
三衢者每慨慕流風徘徊不忍去蓋庸行若斯之重也人
莫不有祖父亦莫不有子孫當其身為祖父未有不望子
孫之孝者則夫身為子孫亦孰不當孝其祖父者然求如
趙氏之孝友一傳再傳而不已罕有其倫焉蓋庸行又若
斯之難也夫孝庸行耳及其至也迴天地走風雷洎水火
盜賊虎虵鬼魅人所驚怪逃避者反為孝子用醴泉芝草
白鳥赤兔人所珍異難覲者皆為孝子生孔子曰孝悌之

至通於神明夫是以重之夫是以難之也余來守吉州觀
風十屬諸生於泰和得姚生灝既而郡試十屬童子又得
灝弟頤二生英年若秀文采穎發家甚貧因留頤官署讀
書暇日詢其家世頤出其祖父兩傳余讀之始恍然曰是
固孝子之孫與子也余為姚氏幸余更為二生勸矣且二
生亦知天所以生汝兄弟者固甚重於生醴泉芝草白鳥
赤兔也乎汝祖父世篤孝道避名務實崎嶇杌隉勞苦畢
生或救父於水火就養無方既因貧而益力結廬相繼復
事死以猶生方諸趙氏已無多讓天故不生醴泉芝草白
鳥赤兔之屬而特生二生以報之也凡物之號為瑞者雖
祥無補於用二生讀聖賢之書法聖賢之行定其志而克

其量詎難為天下之祥國家之瑞哉繼自今二生益當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念文章必歸實用毋徒役役於詞華是即趙清獻禹臯稷契之志也念儒行端在冥修毋僅規規於外飾是即趙清獻焚香告天之志也異日出而用世對策如趙清獻政績如趙清獻忠正剛直不畏權貴如趙清獻我知天下人必曰是其克縣孝行早已如趙清獻也夫然而二生者始無愧父風無慚祖德矣頤深韙余言請即識於傳後遂書以付之祖諱舜情字一性邑人稱曰廬哭于傳為前邑令劉崇作載入泰和四祀志父名開芳字傳萬前邑令冉棠以其紹父之孝不願請旌因為生前作傳是亦司牧者之職也兩傳述孝行備細茲故不復贅云

跋歐陽文忠公滁州葺祠記後

沈德潛

歐陽文忠公遷滁有專祀歲久中廢公裔孫貫吏於滁力請當事得復其舊勒像於石公手植梅一枝捐貲葺以覆之請族兄渙為文記其事并請余書於冊昔唐薛元超轉中書舍人省中有盤石祖道衡嘗據以草制元超每見輒流涕而魏曹休祖為吳郡太守休後亦官其地見壁上祖父畫像便下榻泣涕昔人於祖父之一畫一石緬懷興感矧其先人之專祠乎在公之文章功業布於天下垂諸古今滁之區立祠固不足重輕而貫之篤念祖德其孝思則可紀也因書之以復其請

郭文毅公跋

周堯

考郭文毅公遷右司諫時遇事敢言凡百餘奏如復銓法增諫員用經學取士等疏皆關朝廷大體今隻字不傳止傳其馭董必制一狀及論刑賞用人數語皆以杜大臣喜怒之私又如孫獻簡公於紹興初遷秘書郎疏陳八事皆切中時病其言裁減賜與及和買折帛之弊上皆可其奏尋辟右正言首論帝王心學經世之用又請罷邸戚營繕留朱熹經筵再疏劾潘景珪脇持臺諫之罪而景珪果罷及甲寅雷雪之變又條上四事知諫院陳騏嘆為人所不敢言蓋公初任言職纔七十日而章奏已二十餘上今亦一無存稿僅得之議山陵一書此豈有干造物之忌而故令缺軼耶誰謂析薪無與負荷徵文考獻有不禁咨嗟太息者矣夫士人束髮受書得一箋一藝之靈瑩父師咸謂為佳器然而盈箱積案何所關乎經濟即至奇比揚雄麗媿司馬而劇美封禪之作害且中於世道人心固不若其委之一炬也吾泉人之盛於炎宋以有文毅獻簡諸公補續露章後先風議可為後人廉立之資顧乃守缺空嗟補亡無自今之視昔猶後之視今則夫片語單詞芒寒色正其猶幸有存焉者為三復而什襲珍之辛卯春日跋

說

宋

勉耘堂說

為彭奇宗作

文天祥

百聖在天六經行世譬之五穀皆美種也錢鏐必痔茶蓼

必難既堅既好實穎實粟不然略閩蜀之蹲鴟拾燕趙之
棗栗而吾未嘗不飽嗚呼此豈樂饑常法哉某之為學也
知所以種而以勉耘顏其堂其必自五穀始是薦是藜必
有豐年某勉之

龍泉縣上宏修橋說

修橋闢路佛家以為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樂為
之趨而佛家者流所以積心竭力勤苦奉承而不之厭也
予過泉江道上宏聞有郭公者主石橋之役蓋毀家以成
之而僧曇發則朝夕為之督其事頗難其力不倦其心蓋
可取焉邀予為之疏惟予不得以與斯舉也郭老矣迫於
其請則念儒書中是亦為溱洧濟人之事雖其事之偏而
視夫拔一毛不以利人而但腴人以肥己者為有間矣郭
公之所為若此是邦之人若士觀感動悟其能以自己於
心乎夫善者性之所自然為善者人之所同欲罔俾郭公
專美是邦可也而豈必曰福田利益之故哉因書以畀曇
發使持示是邦之可語者

明

南園灌隱說

劉崧

州城之西土平行而廣袤少石而多水其南為龍洲瀕大
江東為中洲瀕魚埧北為龍灣之源瀕文溪其去溪與埧
若江稍遠者則尋丈之中有坎井焉所以時旱溢節盈縮
而資灌注者也故其地為洲洲土宜圃而圃於是者咸鮮

澤甘膻不匱有以哉於是友人王君子啟居其上再世矣
一旦閉門謝卻斲耕於壟上若將去而遂隱者劉子聞而
往即之過南園入町疇間見蔬藝豐縹溝畫交布流泉活
活行其間子啟方頽然衣短褐冒風日與畦夫野老抱挈
餅瓮奔趨後先予因迎勞之曰甚矣子之憊矣得無有其
說乎不然何屑屑不憚煩若是邪子啟厲其色而謂予曰
子何言也凡人具手足耳目以生者亦豈能以常逸哉逸
莫逸於饜富貴之人而不知其不逸者大矣昔吾有斯園
也嘗棄而違之以遠遊於千百里之外徒操寸管持虛言
以坐食當世吾之圃始日荒而不可為矣今幸獲返於斯
以從事初志又安敢憚煩邪吾始仰成於天而雨露之降
不能必其時至故一責勞於己而有事於灌焉而灌之適
知者或寡矣方盛夏不雨土石焦灼地氣不升鮮者以萎
彼小之為坎井大之為溪若埧又大之為江流其浩浩汨
汨源源混混可挹而挈者吾咸得而有之而無不足者故
吾四體雖未嘗有一時之休而吾之圃恆未嘗有一時之
病且吾之治畦也不驚於廣地故水之注也恆易克不棄
於蕪穢故物之生者恆易蕃又時決壅蔽以導其生意節
淺深以敷其流澤少之則燥過之則澍雞犬牛羊之放牧
卉木叢薄之蔽虧凡所以病吾畦者皆無有也又何憊焉
劉子謝之曰異哉子之為也不俯仰於桔槔之勞不坐食
於連筒之逸其學灌也如學道其治圃也如治生推子之

言克子之志以施於天下可也又安在其為隱乎今而後子雖欲隱人將不能為子隱矣於是子啟欣然抱瓮而起起而歌曰汲江水之瀏瀏兮灌吾畦之幽幽彼驕肆以安佚兮曾不知富貴之為憂苟時乎其弗與兮又孰知余志之所求

錢佛說

吾州普覺寺有十八尊者其塑像極麗偉顧盼俯仰奕奕有生氣其始塑年月人無有知者或云將二百餘年矣癸卯三月東南亂兵聚泰和有持刀行殿上戲擊折尊者一臂臂墮地破碎獲古錢數文訝焉乃更擊之糜其軀得錢數百千十八尊無有完者有三世佛居中尤高大并擊之

大獲銅錢而去獨他佛以無錢得完問之寺僧云當合泥控搏時有好事求福利者爭施錢投泥中因以綴其身自頂及踵無有無者若曰多寶佛云爾嗟乎世以厚藏致禍者何以異此使佛生存猶將無所利於錢施况本土偶乎利之所在雖本土偶猶不免於禍而况於人乎利之足以累其軀者如此可不畏哉

惜陰會說

王守仁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為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羣離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爾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一則猶

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而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為然乎子思子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利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惜陰申約

鄒守益

吾邑惜陰之會始於丙戌復古之創始於丙申凡我同會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逾十年或逾二十年或三十年矣三十年則為一世矣十年則天道一變矣邇者緒山龍谿

二君自浙中臨復古大聚青原攷德問業將稽師門傳習之緒而精進者寡因循者衆是忽實修而崇虛談也意者相規相勉之方未有至與喜怒屢遷而自以為任真言動多苟而自以為無傷子臣弟友宗族鄉黨多少不盡分處而自以為無敗虧知者不肯言言者不肯盡而聞者亦不肯受不幾於相率而為善柔乎循是以往坐枉此生上以貽玷師傳下以疑謨後學試觀預會諸友日亡月逝雖欲改過自新後悔何及中夜思之猛自怨艾圖與同盟共保歲寒自今以往共決除舊布新之策人置一簿用以自考家立一會與家考之鄉立一會與鄉考之凡鄉會之日設一先師位於堂焚香而拜以次列坐相與虚心稽切居處

果能恭否執事果能敬否與人果能忠否盡此者為德業
悖此者為過失德業則直書於策以示勸過失則婉書於
策以示戒其入會者親書姓名及字及生辰下注願如約
三字其不願者勿強其續願入者勿限時嘉靖己酉正月
人日

銘

宋

跨牛菴銘

黃庭堅

吉州泰和縣普覺禪院其東北皆修竹長老楚金開息軒
於竹間余作縣時嘗謂金為我結草菴於竹北金方經營
經藏未暇也他日菴成予已去金知予隨食於四方不能

有是菴也則自名曰跨牛而乞予銘金蓋學牧牛於鄧峰
永永學牧牛於黃蘗南南無牛來者穿鼻焉永牧牛者也
然其牧不勤其牛不煩金之牛純白矣跨而不敢下恐其
蹊人之田余之與佛者遊觀蹊田之牛其角泚泚如金之
龍自牧者蓋寡矣故作銘

惟水牯牛頭角堂堂以作意力徧行道場舉頭看月終不
觀銘浮鼻渡河蹴蹋源底三界為田衆生為稻由我深耕
世無寸草我跨此牛無繩無鞭要下即下馬後驢前

寶珠寺鐘銘 有序

王庭珪

寶珠寺距安成之北四十里寺僧慧海當干戈之際誘
檀越鑄巨鐘張皇佛事以鼓舞山中之民瀘溪真逸為

之銘曰

蠢然冥頑孰與覺空中雷電忽磅礴大音希聲本無作回
祿奮怒飛廉惡一鼓成鐘神所託劍蟠蛟螭怒牙角六種
震動天雨雹鑄此銘詩呵不若

明

何侯廟鐘銘

陳謨

侯自元朝至元丙子內附之初來監治西昌實能父母其
民保障其土故能廟食於茲百歲益虔盼饗感通震於遠
邇禮云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唯侯有焉先是廟有鐘鼓
嚴祀朝夕洪武之初鐘毀不存十七年衆善集力興是範
臺冕氏告功非銘不永銘曰

唯侯之民功亦既銘於鼎鐘唯侯之廟貌非鐘不振耀鏗
鎗鏗鞀金聲烈烈匪惟侯威乃彰厥德既鼓於宮亦聞於
野侯之出入有肅其駕彼蒲牢之吼徒驚於海隅曷若此
音輯定我民居侯有甘棠蔽芾於西昌我銘此鐘千載不
忘

李氏慈和堂齋銘

并序

周忱

慈和堂者吉水李氏兄弟養親之堂也李氏之彥曰遵
愿曰遵懸曰遵懃皆與余遊余嘗愛其兄弟間內無私
帑外無間言且皆恂恂雅飭好學不倦以是知其母氏
之賢益遵愿兄弟方童稚時其尊君已去人間世所以
教養訓飭俾至於成立者皆其母王孺人之力今孺人

高年鶴髮康強無恙而諸子玉立怡怡然奉甘旨於一堂之上慈和之氣象於是可想見遂喜而為之銘曰古之賢母擇鄰居之亦有兄弟伯壘仲篋匪伊母慈弗克誨子子之友恭母慈攸致瞻彼李氏有堂言言母氏聖善兄弟怡然昔之教矣詩書道義今之懷矣連枝同氣睨彼末俗豆箕興歌我則不然和樂實多戒彼漓風箕箒評語我則不然和樂且孺慈和之慶萃於一堂上天錫佑富貴康彊

神石銘

李克真

昔在景炎垂亡信國文公開督府汀州提兵恢復至吉之空坑奔北山徑幽隘追兵幾及忽大石下墮路阻追兵此得路而公已去夫石頑然無知覺運動也今而能拯忠臣於危迫孰為之抑孰使之君子曰天也向非茲石則公死緊幽阻誰則知之厥後公從容就義烈烈死於燕市石之力也惟石神哉銘曰

空坑之原厥石齟齬幾千萬年峙於幽阻嗟嗟信國兵敗以馳追騎斯及形迫勢危砒然而墜塞其要扼昔也坦途介然阻隔敵師孔武竟莫能踰脫其危迫靡有艱虞維石之神維石之功維天所使以完其忠雍容柴市義盡仁至萬年綱常由茲弗墜嗚呼神石天地悠久繫公之忠同茲不朽我作銘詩以開來哲烈哉信公神哉茲石

贊

宋

歐陽文忠公像讚

李端叔

霜空無雲秋天澄霧昭然政通何勞鐘簷儼然望之希世
一遇萬邦方春逢坡益注

晁悅之

惟我昭陵公乃得升天下無朋國有魏公公乃得容不朋
以忠風波既散高山獨見小人是嘆昔賢在是寧論厥似
聞其百世

王十朋

賢哉文忠直道大節知進知退既明且哲陸贄議論韓愈
文章李杜歌詩公無不長當世大儒邦家之光

歐陽元

文在兩間與世推移道之將興文必先知八代姜夔韓歐
繼作讀者瞻之實啟濂洛五季鉅筆素王微權本論拳拳
慶歷七篇人心既正士習斯淳黃河泰華我公其人

按歐陽公小像李晁二公所題刻石滁州而通志則
有王十朋一作本集又有歐陽元一篇皆名流大筆
依類登入不拘年代自東坡贊謝道士下仍順世次

清都謝道士真贊

蘇軾

謝道士生丙子真一存長不死欲識清都面目一江春水
東流滔滔直入滄海大至蓬萊頂頭

文谿曾氏五君圖贊 并序

徐鹿卿

西昌曾蕭温夫嘉祐進士山谷宰邑以清高處士目之
有子四人長長吉三舉與大觀三年特奏名闈室以居
繪古逸士十人於壁而徜徉其間號十一居士次移忠
熙寧中兩中第仕止彭澤令號屠龍君嘗著禾譜東坡
所為作秧馬歌者次舜和元符二年進士仕止清川丞
號青城山人次南夫第元和三年乙科仕至湖南常平
使者號秀溪居士是為文溪曾氏五君子其曾孫待舉
繪為圖求贊贊曰

超然一翁四子儀之孝友之風見於鬚眉窮不失義達不
離道問胡為然從吾所好落落難合皓皓易汙歲晚松檜
獨不我疎父子一家槩獲千古勗哉雲初祖乃厥祖

巽齋先生像贊

文大祥

歐陽巽齋望宗六一辛丑掇科親老謝職色難愉惋思報
親恩學通經史有本有根司戶虔州化被蠻貊別駕建昌
益樹名節轉官秘著不為苟諛說書崇政講貫唐虞都官
刑曹讞獄詳備考文成均濟濟多士疏抗龍顏宜絕嗜好
欲心一萌良心隨耗天子嘉納年高與祠橫經論道一世
宗師及門之徒不將即相河汾王通雲龍下上名齋以巽
殊非過情六一之學實傳先生

明

蕭斯和像贊

劉崧

冠服存一代之制容貌昭古人之風言厲而氣温志卓而

行通蔚中林之橋梓儼雲表之孤峰巖然蘭陵之碩士熙然桃源之仙翁其神采之託繪事者既永存而不渝矣其世澤之傳諸後者猶將遠而益隆耶

鄒侍講像贊

楊士奇

其稟之剛其行之良所存也公而恕所履也直而方學之博必宗於聖賢文之富必傳諸經義秋水淡雲泊乎素心寒巖古栢凜乎義氣孔子所云直道而行孟子所稱樂善不倦展君子兮邦之彥也

東里先生像贊

王直

肅肅楊公盛德在躬祇事三聖不易其忠文為國華鋪張揚厲克闡大猷以輔於治朝夕左右是曰蓋臣雍容廟堂正笏垂紳其行有常其言有則衆人是瞻學者是式豈弟君子邦家之光天子萬年永篤其慶

羅整菴畫像贊

羅洪先

儒者矩矱以理為宗孰是訓式言能行從公嘗自言四十始覺彼此一心聖賢可學既辨畛域益謹行藏小物克勤舊章不忘文必布粟儀則圭璋位進身退志謙譽光司馬洛陽當宁眷顧衛武淇澳先民寐寤名辭黨碑知先誌墓有寵無驚不疑何懼昔拜公堂聽厲即温今睹公貌意遠思存豈曰困知欲明正的褒古貶今毫分縷析公貌在目公言在書肅穆公神對越儼如身有準繩皆可不朽小子

與矧嗣公後

按茲編卷帙多而告成速又係分手纂輯他卷皆互
相磨勘搜討務歸畫一惟詩文既分附各門間復采
入藝文卷中迄刻就始校出已不能摘刪矣覽者諒
諸



